

稗史叢書之五

清代聲色志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六之書叢史稗

清代聲色志提要

本編叙述有清一代之名
妓名優顛倒王公盡惑士
庶二百餘年風月歷史燦
然具備其遺聞軼事之有
關國家興亡者故老流傳
私家紀載所得尤多品花
評劇之書當以此爲第
巨著

凡例

選色徵歌士大夫成爲習尙起於明季而沿及清代優孟衣冠花柳世界道德淪喪風俗淫靡酣嬉歷二百餘年亦談風月者之好質料也

始以陳圓圓殿以德猪如衝冠之爲紅顏世冑之墮樂藉可以爲一代興亡之鑑辱身賤身上流不齒至倡優極矣然眼識蘄王柳巷非無女俠氣折權聞梨園亦有奇人褒貶所加藉存直筆不僞侈談風月而已也

品花之志談劇之書作者紛出美人有金剛之號名優尊貝勒之稱編者就數十年之見聞徵數十家之紀載大同小異並善兼收實錄敢云大觀差翊

清代聲色志目錄

卷上

優

阿芸

胡么四

荷官

程長庚

張某

十三旦

楊月樓

陝伶

方俊官李桂官

魏三兒

慶兒

張二奎

爐臺子

某優

李春江

楊花

梅巧玲

路三寶朱文英

汪桂芬

尤鑫培

楊小樓

田桂鳳

德珺如

卷下

妓

陳圓圓

董小宛

尹子春

趕三

俞毛包

楊翠喜

譚鑫培

金秀山

賈洪林

楊小朵

柳如是

董年

尹文

蔣四娘

李香君

卞賽賽與侍兒柔柔

小楊枝

脫十娘

陳小憐

許壽子

金錢

若青

朱玉

蕊香

吳卿憐

寇白門

顧眉生

卞敏

李十娘與媚姐

馬湘蘭

紅娘子

玉素

玉如

胡成靜

三姑娘

綠春

秋影校書

清代聲色志 目錄

鳳彩

蘇小蓮

王月琴

月英

張少卿

新嬌

黃金孃

程黛香

金黛雲

桂憐

濮小姑

曾春姑

李玉桂

彭雅卿

寅姑

福蟻

蓮喜

桂齡

蓮霞

盈盈

若蘭

小五寶

艷妹

郭十娘

琳娘

簪姑

劉蘭卿

秋娘

姜寶玉

新柳

澹娟

雲娘

陳玉卿

萬人迷

謝珊珊

傅彩雲

玉娘

大姑

李愛珠

黃桂英及婢阿招

秋容

杏綃

汪蟾輝

黃連聖母

柳亭亭

蘇媛媛

蘇寶寶

賽金花

清代聲色志 目錄

三鳳

林黛玉

金小寶

李蘋香

陸蘭芬

翁梅倩

清代聲色志 卷上

優

阿芸

阿芸者。蘇州女伶也。超勇公海蘭察。平臺灣還。爲脫藉絮之去。寵以專房。公性粗躁。縱嗜欲。芸婉曲陳諫。多所保全。公子安祿。尤不檢。芸能裁抑之。公歿之日。芸不哭泣。獨絮絮向安祿規勸。語以功臣子孫不易爲。貴家門戶不易守。安祿甚感其言。是夕。芸投環殉矣。安祿有女。未婚守節。曾蒙特旨旌獎。而芸事獨溼沒。惜哉。

方俊官李桂官

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士大夫往往與相狎。乾嘉時。慶成班有方俊官。頗韶靚。爲莊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寶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畢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狀元夫人之目。本淳沒後。方爲之服期年之喪。而秋帆未第。

時李時周其乏。以是二人皆有聲縉紳間。蓋非徒以色藝稱也。

胡么四

乾隆季年。有離伶胡么四者。安徽人。年十四五。色藝超羣。自幼弓其足如女子。結束登場。頗形嫵媚。有貴州翰林某與之狎。未幾外放道員。胡辭班隨往。認司關孫某爲義父。表裏爲奸。不兩年。某丁憂。胡囊橐已豐。改姓何。冒籍順天。報捐鹽分司。分發兩淮。時鹽務爲東南利藪。候補人員以數百計。恒終歲不得差委。胡資裝垂盡。進退無計。適某服闋。擢任運司。胡乘間進謁。某大驚。詢其踪跡。胡性狡黠。需次兩年。鹽務諸弊。無不盡知。某遂倚爲腹心。胡恐孫某洩其事。陽爲交好。而陰謀排擠之。孫去後。胡益無忌憚。兩淮鹽務。一手把持。巧取豪奪。貨賂豐盈。同寮無不嫉之者。一日。閩人遞入一信。胡拆閱大怒。令將送信人逐去。未幾其母壽辰。廣集梨園。開筵宴客。某及揚城各官。均往祝嘏。胡蟒服補褂。敬謹陪宴。旣而點戲開場。首演長生殿舞盤一齣。扮李龜年者。忽走下戲場。將手執旗竿。向胡亂毆。血流敗額。坐客大駭。羣呼細縛其人。

挺立大言云。我來教訓徒弟。與旁人無涉。當場詳言其戲。日冒捐。并當年各穢迹。復言吾乃伊師。歸途無資。不過暫貸數十金作盤費耳。候至數月不見。反將我逐出。世上有此喪心徒弟耶。胡某無一語。衆有斥其造言污蔑者。其人云。渠曾裹足。當場可驗。同寅中有曾受胡凌侮之人。競前拉去其靴。則中實棉絮。蓮鈎織削。雙行纏猶未去也。一堂譁然。某匆匆命駕去。各官欲會銜通稟。胡竭貲行賄。某復力爲調停。始准告病去其官。

魏三兒

魏三兒蜀人。居京師時。王公大人。皆物色恐後。復遊江南。所至無不爲之靡。晚年寓揚州江鶴亭家。貌不甚麗。而演戲能隨事自出新意。不專用舊本。蓋其靈慧勝人也。

荷官

百文敏公菊溪總制兩江時。江西中丞胡果泉設筵宴之。召伶人演劇。有荷官者。舊爲京師菊部之冠。文敏昵焉。是日適登場。文敏見之色動。顧問此非荷官耶。曷至是。

齒亦長矣。無怪老夫之鬢已皤也。荷官跪進至膝。捋其鬢曰。太師不老。蓋用院本貂蟬口白。文敏大喜。爲之滿飲三爵。曰。爾可謂荷老尙餘擎雨蓋。老夫可謂菊殘猶有傲霜枝矣。

慶兒

嘉慶二十四年。甘肅虧空事發。被逮者六人。有兩人在刑部監追。限滿。爲饅家所託。已正法。其二虧項甚鉅。尙須監追。中有兩人。亦將限滿。時韓桂舫先生爲大司寇。憫其因公挪移。思欲拯之。而躊躇無計。不得已。代出知單。囑同官作集腋之舉。初意不過得數千金。以爲展限計耳。是日適值某處公謙。軒冕畢至。演劇正酣。桂舫先生卽將此意遍告同人。時有小伶慶兒。給事左右聞之。白於衆曰。某雖賤伶。頗知向義。聞此善舉。不揣冒昧。亦願少助微緜。請以五百金附後。不識大人們肯鑒此微情否。語畢。卽命管班人取銀呈上。衆曰。不意汝有此俠腸。吾輩又當何如。遂各慨然解囊。卽有瑟縮者。亦以慶兒故。皆竭力資助。頃刻間。已足兩人虧數。遂脫於難。從此慶兒之

名大振都下。皆以得見爲幸。孰謂若輩中無人哉。

程長庚

程雖以善唱老生著名。實則各項脚色。無不擅長。一日偶與喜祿齟齬。喜祿者乃都中著名之青衫。都人之崇拜。不亞於程。次日戲已排定。喜祿故託病不到。後臺執事者。請程改戲。程曰。姑使人促之。久之仍不至。復請程改戲。程曰。曷再俟之。執事者曰。時已迫。恐坍塌。程大笑曰。果其不至。自有代喜祿之責者在。何必改戲。汝何過慮之甚耶。及時程自起扮青衣。揭簾而出。坐客詫爲奇事。及聆之。不但聲調婉轉。板眼穩合。即身段臺步。亦極婀娜。儼然一絕妙青衫也。莫不鼓掌稱絕。戲畢。羣問程曰。君何時習此神妙。乃爾。幾乎壓倒喜祿矣。程曰。旣爲班主。則生旦淨丑末。必須一一習之。若缺一不能。即難免受公等之挾制。某無此技。又何敢主此三慶部耶。衆皆歎服。程初與小生徐小香最善。相待亦最優。其後小香積資頗豐。屢欲輟業。而程苦留之。一日因細故。小香不辭而別。竟回蘇州。程知之。已隔數日矣。大怒。立訪某親貴。懇

其致信蘇撫。將小香押解回京。小香至。謂程曰。汝有力。捉吾回京。雖服汝之手段。然舌在吾口。其奈吾之不唱乎。程哂曰。汝技雖佳。然何足難吾。因汝既受包銀。何得私遁。促汝來京者。爲整頓班規起見。詎真非汝不可耶。本無需汝唱戲。請汝聽戲可也。自是程每日除老生戲外。必多排一小生戲。凡小香所能者。程無不能之。小香媿服。復託人轉圜。仍入三慶部演唱。觀此二事。可知程之名滿京都者。亦自有真實本領。決非處士虛聲比也。

程素嗜鼻煙。一日在某王府演戲。某王禮以上賓。延至書房。盡出所藏。分裝各色煙壺。使程品之。曰。汝非至予處。一時斷不能聞如許鼻煙。程惡其誇以爲謾己也。謂王曰。某亦略有所蓄。王曷厚臨。一評其優劣。王喜而諾之。次日王至。程將所蓄各種煙羅列桌上。所有烟壺。或玉或翠。亦各以類分。每一類可分爲數種。或數十種不等。五光十色。紛陳王前。笑謂王曰。視王所蓄者何如。王慚而去。

程之暮年。上臺時。均須數人在後扶掖推挽。然喉音依然清亮非常。字斟句酌。不似

近日諸伶。略有微名。卽以儉聲減字。敷衍從事。一日。程唱天水關（至先帝爺在白帝城）句時。適值痰嗽。白字音。彷彿拍字。次日。部下轟傳大老板又出新聲。凡有唱此戲者。莫不改爲拍帝城。自矜效法長庚。堪發一噱。然足見當時都人士。傾倒之至矣。

程晚年頗富於貲。一日忽析產爲二。以一份與其長子。命其携眷出京。寄籍於直隸正定府。事耕讀。次子隨己居京。仍習梨園業。人問其故。程曰。余本家世清白。以貧故。執此賤業。近幸略有積蓄。子孫有噉飯處。不可不還吾本來面目。以繼書香一脈也。惟某在都。無人不知。若後人盡使讀書。設能上進。人反易於覺察。是求榮反辱矣。今使吾次子仍入伶界。庶不露痕迹。况優雖賤業。某實由此起家。一旦背之。亦覺忘本人威服。其深謀遠識。光緒辛卯歲。聞其孫已食廩餼。其次子因無噪音。爲楊月樓之鼓手。其孫長兒繼仙唱武生。執業於楊俞之門。所演八大錘探莊諸戲。絕佳。時年只十六。近則歌臺上久不見蹤跡矣。

張二奎

張二奎儀表甚偉。善演帝王戲。如金水橋迴龍閣諸劇。一經袍笏登場。儼如王者。嗓音宏亮。行腔不喜曲折。而字字堅實。顛撲不破。周春奎等宗之。號奎派。

張某

張某者天津人。方面大耳。貌如二奎。聲音之宏亮亦如之。初登臺。卽負盛名。都中某園耳其名。以厚禮招致之。第一日唱迴龍閣。一聲倒板。四座皆驚。甫掀簾。卽采聲。動。張頓喫一驚。忽然失音。唱次句幾不成聲。以後愈唱愈低。全不合拍。而臺下倒采聲亦不斷。張愧且忿。卸妝後卽回津。沽休養數日。音終不復。遂改業焉。時論惜之。

爐臺子

爐臺子不詳其姓氏。江西人。會試不第。流落京師。因喜漁男色。羣以爐臺子呼之。夙有戲癖。崇拜長庚。每日必趨聆程戲。風雨無間。久之遂識程。程詢得其狀。憐其才。復感其知音也。遂畱爐至寓所。衣之食之。爐亦以功名坎坷。無志上進。願側身入伶界。

程復四處爲之延譽。凡演戲非爐爲配角不唱。故爐得略有微名。程之力也。爐善排戲。三慶部所演之全本三國志。卽出爐手。詞句關目均有可觀。程沒後。爐仍在三慶。誓不他往云。

十二日

山西某縣一老貢生。年垂六十矣。窮苦不能自活。念有一二親友在都下。或可得其資給。因徒步千里覓之。風雪辛苦。僅而得至。則其人並不在京。悞悵欲絕。且自念資用已絕。卽歸復何策。以養妻兒。轉輾尋思。惟有在都中覓死一法。已而念徒死殊不值。聞都中喜劇極佳。不如先往觀劇。再歸覓死。亦尙不遲。因信步至某戲園觀劇。是時名優十三旦新登臺。名震京師。每演劇。則貴人豪富。列坐兩廂聳矚。爭得其一盼以爲至榮。某貢生至園。亦雜坐諸貴人中。久之。十三旦掀簾而出。喝采之聲。不絕於耳。某正凝視。忽有人送一水烟筒至。諸貴人皆傾注。某謂園中例有之事。亦漫取吸食。已而十三旦演劇已畢。某方吸烟不置。忽見一少年時式衣裝。至己前半跪請安。

某正驚訝。不審所云。問何人。起垂手立。謹對曰。某卽十三日是也。先生非卽山西某縣某村之某老先生乎。某少時在鄉中從師讀書。每被師楚打。輒荷老先生保全。使得有今日。故時念先生德不置。頃在臺上。瞥見老先生在此觀劇。未審緣何得暇來此。故特來請安。賈生念前在鄉中。果有斯事。少年復詳詢居址所在。云已事忙。不能久談。今夜十二下鐘。當遣人奉迎至家。稍叙舊日恩情。某驚喜交并。不知所措。遂唯唯應諾。惟見少年至。諸貴人處。一一酬應。某歸客店。夜飯畢。兀坐以待。至十二下鐘。未得消息。直至四下鐘。猶復杳然。某盼極生疑。自念窮老求死之人。恐無此大福。又思此等伶人。語過輒忘。我猶在此相守。豈非大癡。不如就死爲是。方解帶欲就縊。忽聞敲門聲若雷。店中人從睡夢中驚起開門。惟見籠燈三四。大鞍車二三。輻長隨二人。遽問山西某客在店中否。店中人指示某住屋所在。長隨入見。謹白主人某人令將車相迎。并欲携取箱籠。某言身外無多長物。乃隻身從長隨去。行四五里。迤邐至一宅中。導人一屋。則然燭如晝。陳設華麗。椅披墊咸用大紅緞。上繡團鶴。長隨延之。

坐言主人酬應貴人。尙未歸。稍頃。又延之出過一廳事。則椅墊悉用黃緞。蓋延王貝勒起坐之地。遂至一處。裝飾精雅。古書滿架。長隨持飲食出。亦極精美。俄而十三旦回。亟趨入見。言屈居敝廬。實太簡褻。又未獲陪侍。尤爲抱歉。君讀書人。必喜觀書。插架尙富。可資賅覽。如欲出游。可隨意命僕輩隨侍。因撥僕從數人。命專伺候。遂匆匆去。某住彼飲饌豐美。服御溫麗。如入迷香洞中。顧念妻兒在家中。不知飢餓作何狀。心輒如割。日中無聊。或假僮出遊。夜欹枕臥不能成寐。悠悠十餘日。忽一日。主人至。言實以忙冗。不得陪奉。因問居處慣否。某言鄉僻老人。覩此奢靡。心實如醉。惟千里家山。時縈思夢。正未識妻帑作何策度日矣。主人曰。此何敢煩老先生慮。久命人馳往安置。此時恐已鳩材營造矣。某欣喜過望。亟稱謝。主人復曰。頃復思爲老先生籌長久計。顧思老先生他無所能。諸事恐非所諳。惟有作官。尙是一策。某驚曰。吾讀書一生。平常欲得一館。尙未能安敢求官。主人笑曰。老先生真鄉間人。天下惟作官乃最易耳。容爲籌之。遂去。數日又至云。已與儕輩言欲攬一會。報老先生大德。儕輩咸

欣諾。苦所集未多。才得三萬餘金。他官恐非老先生所宜。擬爲捐一候補道如何。某大驚曰。候補道當稱大人。豈我寒酸所能當。則笑曰。天下惟大官乃愈易做。無慮也。翌日。少年整衣入賀。袖出道員之實收文憑。及王公大臣屬托信函。並云。衣裝與僕悉已預備。請卽首途。好自爲之。無憂不得意也。某喜極稱謝而去。至中途。忽患病。又乏醫。遂死。所隨僕函告十三日。乃詣班主請假。言將爲恩人某公治喪。班主大驚。言汝平日未嘗輕出京。況王公貴人。有事非汝則不樂。奈何以此事虛費時日乎。十三日。則出涕曰。某先生相待至厚。我無某先生。則不得有今日。固請。乃馳往逆旅。爲經紀喪事。而括其捐官所餘。得萬餘金。使人扶柩。並送致其家焉。

某優

都中有某優者。固滿州世家子也。本爲客串。後衆以其技精。勸使登臺。遂爲優。無何。將襲爵。以爲優故。不得襲。或勸其勿爲優。再設法謀幹。或可得爵。優怪我何故使我棄優以求爵。曰。優者賤業。爵者榮名。舍賤取榮。固人情也。優曰。吾爲優。幸不污辱。上

之則作皇帝。下亦不失將軍大臣。掀簾出則導擁盈前。於人間威榮至矣。何他求爲。或曰。此是假者耳。優笑曰。汝謂襲爵之榮。是真事乎。或無以詰而罷。

楊月樓

楊月樓者。號楊猴子。以善演武劇。負盛名。應戲園之聘來滬。北里名姝。爭與之私。實爲伶人姘名妓之始作俑者。時粵中徐姓。有宦於外者。旣死。遺其婦及女於滬。婦性蕩。見楊月樓而悅之。誘與私焉。楊亦利其多金。旣而礙於其女。往來多不便。商之於婦。迫脅而污之。旣而曰。此仍非計也。復與婦謀。遣媒妁。娶其女爲室。納聘成禮。定日迎親。楊意謂得爲婦也。壻者。即可並其金而致之。計良得也。詎粵人聞之。而大譁。聯名訟之於官。時縣令葉亦粵產也。得詞震怒。立簽差役捕之。役奉命往。則燈彩輝耀。賀客盈門。相聚慶飲。親迎之彩輿。猶未發也。役衆擁入。主客皆大驚。賀者紛紛奔避。楊乃就縛。惟雉劇陳吉祥。時已醺醉。見役至。攫得沸湯一器。潛登屋俯視。有從庭下過者。則以沸湯沃之。被沃者如醍醐灌頂。譁然大亂。僮相樂人。於是星散。役拘楊至。

案葉大令將窮治之。不問一語。先令以鐵錘擊其踝一千。楊聞命。默念吾其死矣。迨役舉錘擊之。覺所謂鐵錘者。質柔而物。受千錘。殊無痛苦。頗致疑訝。而不知沈月春實早爲之佈置者也。月春愛月樓甚。而無從通其情好。驟聞其肇訟事。卽皇皇然詣縣役求教。役曰。縣君怒甚。已命備鐵錘矣。特不知所用耳。月春曰。敲擊之外無所用。不必言矣。能設法耶。曰。設法奈何。曰。苟能以他物代鐵錘。使受擊者無痛苦。我不吝酬。問何酬。曰。一擊酬一餅金。若何。縣役諾。故以輭木爲錘。以欺本官也。月春自奉素豐。燕翅之品。視等蔬腐。至是盡撤所食。以餉月樓。已則茹素禮佛。爲月樓懺悔。冀免災難。越數日。復親臨縣獄慰問。泣語之曰。自君入此。妾不敢自安。已茹素爲君消罪矣。月樓瞠目直視。盛氣而答曰。誰使汝茹素來。月春驟聞是語。氣爲之結。號哭而返。恚極。自斷其髮。挾貲走杭州。建菴於西湖之側。祝髮爲尼。佛說是善解脫。是大解脫。亦惟善纏繞者善解脫。

李春江

蘇州伶人李春江者。偉軀潤噪。技藝冠羣。性靈敏。嘗於市肆購殘缺耕織圖一帙。暇輒臨摹。久而有得。作人物無不入神。又與諸畫家晨夕切磋。聲譽日增。歲得潤筆資。倍於戲值。然終不棄伶賣畫。曰。伶本業。畫餘技。且班中脚色無多。缺一不辦。我去。奈衆人何。弟某。性頑劣。不事生計。母偏愛之。李得貲。悉數奉母。弟輒浪用。不敢怨。弟有所忤。亦笑撫之。不與校。蓋恐傷母意也。洪秀全起事。有人見其負母絮弟。出胥門去。不知所終。

陝伶

某伶者。色藝俱工。絕游於陝。陝尙秦聲。無解南音者。困甚。無所得衣食。時某部爲秦聲冠。不得已投焉。部中人共擲揄之。亦不甚令登場。會撫署讜方伯。某部當值。屬僚咸集。方伯者。平陽中丞也。數折後。厭秦聲。問有能崑曲者否。部中無以應。某伶獨趨進。自承曰。能。曹長愕然。欲止之。則堂上已呼召某伶矣。登堂請命。甫一發聲。平陽色喜。滿座傾耳。聽歌一闋。平陽曰。止。笛板工尺相左。他樂器亦無一合者。是烏足盡所

長。趣呼藩署家樂和之。使演掃花一齣。伶既蓄技久。思欲一逞。又多歷坎坷。憤鬱無所洩。至是乃盡吐之。瀏離頓挫。曲盡其妙。平陽不自覺其神奪。而身離於席也。平陽號知音。舉座見傾倒。如是莫不嘖嘖稱羨。曲終。自撫軍以下。纏頭以千計。明日某伶之名噪於長安。部中人承順惟謹。已持平陽書入部。都下貴人爭愛賞之。宴集非某伶不歡。由是名益著。閱數歲。平陽擢陝撫。冒賍事發。被逮下刑部獄。家產籍沒。眷屬羈滯京邸。衣食不給。終日相對慘怛。忽一蒼頭問訊而至。言主人命致意。已爲夫人覓得一安宅。趣呼輿馬送至。則屋宇精美。米薪器用。下至箕帚之類。一一完好。顧不知主人爲誰。時平陽已論大辟。繫獄久。生平故舊無一左右之者。一日晨起。突有人直至繫所。哭拜不能起。視之則某伶。已去其業。居京師作富人。夫人宅卽所置也。於是卽獄中置酒。復爲平陽歌掃花齣甫半闋。平陽大哭。卽止不歌。而相對淚下如綬縻。自是朝夕至。視寒煖。調飲食。有甚於孝子之事親者。棄市日。具棺槨厚歛之。送其櫬與妻子歸里。又卹其度日費。度足用乃止。後不知所終。常熟王言可曰。受恩必報。

乃出自若輩哉。天下惟知己之感。沒世難忘。若平陽者。僅足知某伶耳。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嗚乎。彼何人哉。

楊花

楊花。長安伶也。年十四時。江右孝廉徐某。以大挑試用長安。一見目成。以三百金售焉。踰年教匪起。徐捧檄催遣糧運。楊花能左右之。畜青騾一。日行三百餘里。常乘以從。丁已寇亂。方熾。徐催運至邵陽驛。猝遇高均德股匪。楊乃教徐僞作賊探馬狀。持箭乘青騾逸去。楊乃下馬住館舍。賊目有識之者。謂楊掌班聞已跟官。何忽在此。答曰。吾代主催餉。俟此數日矣。賊目顧其黨曰。聆其言。似餉尙未來。且遇舊知。今晚當留此。卽置酒聚飲。令楊歌曲。楊略不抗拒。盡獻所長。且流目送媚。以醉賊目。度已沈酣。猝掣賊佩刀刺之。應手而中。賊黨驚。羣起刃之。賊亦敗興。遽巡委去。居人重其義。築土葬之。拊碣曰。義伶楊花救主處。孟九我廷煊曾爲作記。並寫楊花救主圖。雲間許元仲作長歌記之曰。詩人孟浩然。示我楊花傳。爲寫楊花救主圖。貞心俠骨千秋

見。每從花底說秦宮。幕底青油變態工。自向梨園傳艷節。不教斷袖沒英雄。楊花舊隸華林部。小隊梁州按歌舞。垂楊婀娜不禁風。落花飄泊還無主。破鏡徐郎意氣豪。量珠携得鄭櫻桃。當筵獨譜秦風壯。倚帳同看塞日高。一朝忽唱從軍樂。細馬駢來增綽約。射虎晨隨繡纛馳。飛鳴暮逐金丸落。那知記室走孤城。正值風高夜却營。子弟八千人散盡。眼前惟見賊縱橫。可憐生小嬌無力。手挽徐郎出荒驛。牽到青驪讓主騎。幸郎得免儂何惜。戰場生縛獻詞摩。千隊樓羅一笑譁。滿面怨愁雙雨淚。爭教掩得貌如花。軒眉瞋目呼狂賊。身墜片泥心白璧。只願魂依厲鬼確。久拚血化萋宏碧。嘆魚無情渭水寒。弔花鴛冢淚闌干。憐他捍刃真情種。殉主還輸脫主難。君不見如荼如火軍千屯。望塵拜寇何殷勤。國殤獨有汪錡在。一片楊花氣薄雲。

梅巧玲

咸豐季年。京伶胖巧玲者。梅大鎖之父也。年十七八。面如銀盆。肌膚細白。爲若輩冠。不甚嫵媚。而落落大方。喜結交文人。好談史事。綱鑑會纂及易知錄等書。不去手。桐

城方朝覲字子觀。己未會試入京。一見器之。自是無日不見。非巧玲則食不甘臥不安。其年方之妻弟光熙亦赴會試。同住前門內西城根試館。方則風雨無阻。日必往巧玲處。雖無大糜費。然條子酒飯之費。亦不免。寒士所攜無多。試資盡賦梅花矣。不足。則以長生庫爲後盾。始巧玲以爲貴公子。繼乃知爲寒賤。又知其衣服皆罄。遂力阻其遊。不聽。然思有以報之。會試入場後。巧玲驅車至試館覓方。方僕大罵曰。我主身家性命。送了一半與兔子了。爾來何爲。巧玲曰。爾無穢言。詈我。我來爲爾主計。聞爾主衣服皆入質庫。然否。僕悻悻曰。尙何言。都爲你。巧玲曰。質券何在。僕曰。爾貪心不足。尙思攫其當票耶。巧玲曰。非也。趁爾主此時入場。爾將當票檢齊。攜空箱隨我往可也。于是以四百餘金全贖之。送其僕返試館而別。次日方出闈。僕告之。感激至于涕零。及啟筭。則更大駭。除衣服外。更一函盛零星銀券二百兩。媵以一書云。留爲旅費。如報捷後。一切費用。當再爲設法。場事畢。務須用心寫殿試策。俟館選後。再相見。此時若來。當以閉門羹相待。勿怪也。方閱竟。涕不可仰。同試者皆咄咄稱怪事。卽

其僕亦胎聘不知所云。第云真耶真耶。真有此好兔子耶。方大怒曰。如此仗義。雖朋友猶難。爾尙呼爲兔子耶。場事畢。方造訪。果不見。無如何。遂閉戶定課程。日作楷書數百字而已。榜發中式。日未暮。巧玲盛服至。跪拜稱賀。復致二百金。謂方曰。明日謁座師房師。及一切賞號。已代爲預備矣。方不肯受。巧玲曰。爾不受。是侮我也。侮我當絕交。乃受之。方僕一見巧玲。大叩其頭。口稱梅老爺小的該死。小的以先把爾當個壞兔子。那曉得你比老爺們還大方。巧玲聞之。笑與怒莫知所可也。及館選。巧玲又以二百金爲賀。方曰。今真不能再領矣。且旣入詞林。吾鄉有公費可用。不必再費爾資。始罷。孰知館選後。未月卽病故。巧玲聞之。白衣冠來弔。撫棺痛哭失聲。復致二百金爲贖。且爲之持服二十七日。人間之曰。爾之客亦多矣。何獨于方加厚。巧玲曰。我之客皆以優伶待我。雖與我厚。狎侮不免。惟方謂我不似優伶。且謂我能讀書。應試。當不在人下。相交半年。未嘗出一狎語。我平生第一知己也。不此之報。而誰報哉。從此胖巧玲之名震京師。王公大人皆以得接一談爲幸。遂積資數十萬。設商業。

無數。溫飽以終。

趕三

趕三者。京中丑角第一人。也。善談諧。一日禁中演戲。扮皇帝據坐。臨入座。忽弔場。自語曰。汝看吾爲假皇帝。尙得坐。彼真皇帝日侍立。又何曾坐邪。景帝自是始得坐。又嘗演思志誠一齣。趕三爲鴛母客。至則引吭高叫曰。老五老六老七。出來見客呀。蓋都下二等妓女。以排行相呼。而是時惇恭醇三邸。皆入坐聽戲。惇行五。恭行六。醇行七。故以是戲之也。恭邸故脫落。喜談諧。聞之大噱。醇邸故恭謹。雖不悅。然以在太后側。未敢言。惇邸夙嚴正。則大怒。叱曰。何物狂奴。敢無禮如此。立叱侍者擒之。下重杖四十。

路三寶朱文英

路三寶以花旦名。朱四十（文英別名）以刀馬旦名。均京華一時之選。其行事亦足多者。舊例京中旗人之有力者。大半羅置伶官於幕下。誇多鬪靡。成一牢不可破。

之習慣。立山掌內務府時。檀板金樽。幾無虛夕。梨園中人均以原嘗目之。路朱亦時。廁其列。拳匪初起。端剛等推重甚。至立獨持異議。言於孝欽曰。義和團諸無賴耳。實不可恃。且開罪外人。恐非宗社福。孝欽默然。端剛等怒其抗己。矯旨戮立於市。曹立之親戚故舊。均恐波及。不敢問訊。路謂朱曰。立公平素衣我食我。今渠遭不白之冤。而任渠尸骸暴露。心竊不忍。文英盍偕往菜市。用收駿骨。朱曰。玉珊（路字）言當。縱有不測。我輩亦可以報知己。於是衣冠縞素。輿觀而往。卒斂其骨。寄棺某寺中。亂定後。始告其家人。營葬如禮。

俞毛包

俞毛包善演武戲。全重靠把。靠把之外。爲傢伙。其秘本混元盒。有連台十本之多。所用傢伙。色色俱有。戲文雖裝神弄鬼。乏善可陳。而演來極見精彩。俞亦重此戲。不輕排演。其子振庭。亦負盛名。曩年來海上。演其一本。觀者盈座云。

汪桂芬

桂芬初爲程長庚琴員。親承指授。宜其爲鬚生泰斗。名震朝野者。固淵源有自也。初至申江時。眷某婦。燕婉甚洽。生一女。庚子春。因津門天福茶園之聘。棄家北上。旋值拳匪之亂。兩宮西狩。梨園子弟。風流雲散。桂芬感滄桑之浩劫。哀身世之多艱。由是梵經佛偈。收拾歌詞。暮鼓晨鐘。喚醒綺夢。彼滬上某婦者。固已付之鏡花水月矣。回鑾後。時局大定。汪以友人之援。得供奉內廷。每一奏技。孝欽輒擊節歎賞。某婦自桂芬去滬後。形單影隻。不得已。展轉至京。負女求見。始克團聚云。

楊翠喜

楊翠喜者。直隸北通州人也。家素貧。十二歲時。其父母携往天津。時拳匪勢張。乃逃避至蘆臺。匪亂既熾。無可謀生。其父售翠喜於土棍陳某。聯軍攻破天津。陳某遂挈翠喜至津。居城中白家胡同。與楊茂尊爲鄰。轉售翠喜於楊。是爲翠喜墮落孽海之始。是時津沽間之聲伎。頗稱一時之盛。時有陳國璧者。購幼女二。一名翠鳳。一名翠紅。在上天仙演戲。均得善價。楊茂尊羨甚。乃謀於陳。令翠喜隨翠鳳等學戲。專演花

且所演諸戲亦均淫哇之音。若拾玉鐲珍珠衫寶胭脂青雲下書之類。年十四在侯家后協盛茶園初登舞臺。所人甚微。未幾受大觀園之聘。聲價爲之一振。津門豪客多爲翠喜揄揚。爲一時女伶冠。時翠喜年方十八。後翠喜又就天仙之聘。聲名益高。月獲包銀可八百元。於是芳名籍甚。迨趙啓霖參奏出。而楊翠喜之名遂閏動全國矣。

尤鑫培

尤鑫培者。奉天女戲某班中之翹楚也。吳綬卿將軍見之。大爲歎異。由是連騎看花。並肩溫酒。殆無虛日。芳卿歌曲。得龍虎上將之垂青。其喜可知。將軍軍書之暇。猶復輕裝易服。結束登場。與鑫培同蒞舞臺。共爲扮演。他日英雄兒女。各自千秋。於此日有預徵焉。東督徐世昌者。故與將軍夙契。然於此事則不善。將軍所爲也。一日偶因他事以微詞諷將軍。將軍不答。更言之。將軍拂袖起。世昌亦怒。乃命簽封劇場。禁其班。不許開演。封禁之明日。將軍錦衣馳馬。從衛兵五百人。前後麾幢鼓樂。列炬十里。

親迎。轟培市人聚觀，幾以爲紅拂藥師，重來訪虬髯於扶餘國也。

譚轟培

譚轟培，鄂人，伶人，叫天之子也。其父初爲徽班鬚生，碌碌無所短長，得暇輒弄叫天鳥爲樂，故有叫天之名。而轟培亦襲父稱，曰小叫天。初學武生，旣改唱鬚生，聲名大起。時汪桂芬負盛名，嫉其逼己，且又輕其新進也。一日徽服往觀，值譚演賣馬，貌旣清癯，聲尤悲壯，舞鏢一段，更能將英雄失路侘傺無聊之狀，發揮盡致，不禁失聲歎曰：是天生秦叔寶也。豎子當成名矣。遂終身不演此劇，而汪之擅長各劇，如取成都等，譚亦不演也。二人自是契合無間。舞臺上爭長迭霸者垂二十年。

光緒戊申年，項城五十生辰，當祝壽日，府中指定招待來賓四人，那桐、鐵良、張允言、傅蘭泰也。是日集各名班演劇，譚轟培亦至。那桐本兼任戲提調（前清季年凡大宴會演劇，必有戲提調以指揮諸伶，任此者惟端方爲最稱職，他皆不及也）。戲謂譚曰：今日宮保壽誕，與尋常堂會異，君能連唱兩齣爲我增顏色乎？譚意不欲，徐答

曰。除非中堂爲我請安耳。那大喜。謂此甚易。乃屈一膝向譚曰。（老板賞臉）譚無奈。是日竟演二齣。王公貴人羣嘖嘖稱道曰。那中堂真有能耐。會辦事。

某歲孝欽萬歲。內廷傳戲例。優伶須黎明卽入侍候。而譚竟誤時。內數傳。仍未至。內務府大臣某與譚有素。於心戚戚。爲譚危。將及午。方見譚倉皇來。大臣跌足曰。休矣。何物包爾膽。敢姍姍其來遲耶。內三四詢。左右舉莫能對。斯真老佛爺破天荒之拂意事。我眼幾爲汝望穿。腸幾爲汝急斷。我心則至今尙忐忑未已也。譚猶夷半晌。不能作一語。忽投袂起。大踏步入朝。孝欽問何晚。則從容奏曰。爲黃梁擾。致失覺。兒女輩畏踰閑。不敢以時刻聞。遂冒犯死罪。（按梨園習於迷信。臺前不言更。臺後不言夢。更以金代黃梁代夢）孝欽聞奏。諭內侍曰。渠齊家有方。著賞銀百兩。爲治國者勸云。

叫天嘗於中和園演劇。有鄉人某以倒好呼之。鑫培受都中人崇戴久。以爲意外奇辱。亟著綵衣下舞臺。扑之。鄉人訴於警區。區官某故憤鑫培縱恣。思有以折之。檄鑫

培到署。不一日王公貴人代爲緩頰。函盈尺許。某益憤。矢必得蠡培。蠡培懼。使人乞憐於鄉人。邀九域名伶。延之上座。所演劇聽鄉人自擇。俾自請罷訟。鄉人故愚鈍。至是不知所措。許之事遂解。某君以開罪權要。挂冠去。

楊小樓

小樓爲著名武生。俞菊生得意弟子。菊生懇宦者某爲之揄揚。遂得供奉內廷。孝欽顯皇后見其演長坂坡飛叉陣八大錘諸劇。歎曰。楊月樓可謂有子矣。天語褒嘉。聲名大震。性沈默。寡交遊。赴園演劇之外。惟終日閉戶讀書。慈禧晚年最喜觀楊劇。每入宮。必攜其幼女同往。一日演畢。慈禧特召楊攜女入見。指案上所陳豬羊及一切餽飪之屬。謂之曰。皆以賜汝。楊跪地稽顙曰。奴才不敢領。問何故。楊曰。此等物。已蒙賞賚不少。家中無處存放。求老佛爺賞幾個字罷。慈禧曰。爾欲何字。聯耶扇耶。楊曰。求賞福壽數幅。卽感恩不盡。言罷。復稽顙不已。慈禧頷之。立命以紙墨進。書大福字大壽字數方以賜之。並前所指案上各物亦並賜之。且云。此賞汝小女孩可也。楊乃

率女謝恩。出其寵眷殊遇。誠劇界所未有也。

金秀山

金秀山爲淨角泰斗。噪音宏亮。而字句清晰。能從丹田運氣。鬱折而成音。與叫天配劇久。亦最相得。叫天依之如右手。秀山在劇界亦以前輩自負。視劉鴻昇張毓庭輩皆後進。故碰碑洪羊洞等劇。非叫天演之。決不肯配也。以碰碑淨角須去鬚生之子（楊七郎）洪羊洞淨角須去鬚生之部將也。（孟良）如劉鴻昇等演之。雖甘言重幣弗顧也。論者每病秀山於戲場太認真。然視清季士夫一遇。平時故人顯貴。輒願退就弟子之列。則秀山之風節氣義。誠足以愧亡國大夫矣。

田桂鳳

北京花旦。脚色。向推田桂鳳。名桐秋。容藝皆佳。與譚鑫培合演烏龍院。妙絕人寰。桂鳳與老譚曾有芥蒂。甚不相能。然合演此齣。乃更見甚妙。蓋兩人皆不肯放鬆一步。處處爭勝。故情景逼真也。最後一場。宋江數次往返。連說再不來了。一次有一次之

妙。決非他人所能摹擬。老譚身分極大。到劇場之時刻最遲。往往屆時不至。則墊一齣。戊戌以前。譚非田不配戲。二人者皆煙霞晏起者也。然聞其訾議。桂鳳云。我最不喜與他伴戲。人家已裝扮齊全等他。他洗十個指甲。都要半個時辰。卽此可見桂鳳之細膩風光。與其身分也。

賈洪林

鑫培有子曰小培。亦爲鬚生。然庸劣不類名父子。故鑫培每當坐困時。輒稱道楊月樓。兪菊生不置云。叫天最得意弟子。曰賈洪林。貴俊卿私淑叫天。非弟子也。賈洪林者。少卽執贄譚鑫培之門。一言一動。一顰一笑。無不極力模仿鑫培。而得其神似。甫經出臺。名卽大噪。每登場。輒於雜伶黑淨某配戲。兩人以嗓音互相炫。遂漸憊。叫天每揄揚洪林而怒訶小培等。小培等嫉之。以術中傷之。遂病瘡。願以作工尙佳。嗓音雖壞而善於運用。遂別成格調。京師顧曲者。痰迷派故佔多數。洪林雖瘡。然終勝譚小培百倍。座客無不推鑫培之愛而崇拜之。而謂其價值尙在劉洪昇張毓廷之上。

故仍不失二等角色之位置。

德珺如

伶界中有自由平等思想者。珺如一人而已。珺如爲故相穆彰阿孫。以廕生內用。官某部主事。先是珺如父與程長庚爲八拜交。每值程登場。珺如父必拱而立。昭其敬也。珺如默識之。不敢忘。既長。有乃父風。好與伶人交接。唱青衫。一以小福爲師。余曾聆其六月雪。宇宙瘋諸劇。歌反二簧。喉舌間如奏笙簧。細樂誠絕唱也。乃父去世後。益自放浪形骸。以客串爲樂事。所有遺產。撒手殆盡。各園主以其聲調之足以左右座客也。勸之搭班。而珺如遂爲伶人矣。其叔薩廉官。內務府郎中。止之曰。優伶賤業也。吾家世代簪纓。何堪爲此。珺如曰。吾每年開銷至少須三千金。叔父能助我乎。倘能助我。準從此改行。如其未也。請許我自由。凡人爲不善事。則宗族鄉黨。往往姍笑隨之。試問號寒啼飢時。果有何人安慰之乎。此可爲太息者也。且優伶一業。亦何嘗辱沒先人哉。叔父必欲余棄優而官。試問今日吾國之官之心地之才識。超出於伶

人上者。能有幾人。與其爲齷齪之官吏。寧爲完全之伶人。貴賤非所計也。薩廉無以難之。乃曰。卽爲優人。亦不宜唱包頭。珺如曰。改唱小生如何。明日卽唱黃鶴樓。儒將風流。宛如公瑾。喜怒盡至。四座叫絕。次日。唱轅門射戟。羽翎一發。直貫戟心。尤爲他伶所不及。由是德伶之名。噪於京師。惟不供奉內廷。懼以門第獲譴也。今年逾知命。唱叫關小顯等劇。喉音高朗。仍非素雲所能比擬。其長女適小朶。次女適彝之子譚五儼。然優孟世家已。

楊小朶

范某四川人。聽鼓鄂垣。戊戌年。得解餉差蒞京。寓藝府館。范風流自賞。雅嗜聲色。北里曲家。蹤跡殆遍。而尤賞識小朶。小朶者。名旦桂雲之子。與瑤卿素雲。京中素稱爲三美者也。范一見傾心。直以德春堂（小朶寓名）爲天仙勝境。奔走不遑。惟置酒聽歌。關係於小朶。所費直不過二百餘金耳。蓋范固於男色外。兼嗜女色者也。一日。小朶方下館。從車中瞥見范。面目憔悴。身衣敝袍。較初見時判若兩人。乃下車詢之曰。

客非范叔乎。何一寒至此。范猝覩楊。狀頗跼蹐。小朵乃命御者同載。至范寓所。叩其究竟。范囁嚅言曰。余本擬卽回省銷差。所以遲滯京師者。緣有數家店賬未了耳。言間頗露不安狀。楊曰。究少若干。范曰。二百金足矣。楊立命御者取二百金授范曰。吾非特厚於足下。恐人謂客之失足。咎在我輩耳。長安銷金窟。不宜久戀。幸客早作歸計。勿再遲淹。范感極涕零。誓言卽日摒擋出京。逾半月。小朵歸白劇場。車經胭脂胡同。見有敝衣露肘。彳亍於道左者。非他人。范也大異之。載之歸。問其故。范曰。某妓誤我。實告君。贈欸已作報效資矣。小朵輾轉籌思。計非用強權。不能終始成全。乃命人伴范赴滬。名爲護送。實監守耳。抵滬。復轉託梨園中人。沿途照料。直至武昌爲止。於是范之一官。賴以保全。

清代聲色志卷上終

清代聲色志 卷下

妓

陳圓圓

陳圓圓一名沅。字晚芬。本常州奔牛鎮人。爲玉峯歌妓。容辭爛雅。額秀頤豐。年十八。隸籍梨園。每一登場。觀者魂斷。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聘之。已先爲外戚周嘉定伯所得。維時田妃擅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懷宗宵旰憂之。周求所以解帝憂者。因以圓圓由母后進之。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遣還。故圓圓仍入周邸。時三桂方爲上倚重。奉詔出鎮山海。嘉定伯置綺筵餞之。出女樂佐觴。圓圓亦在擁紈之列。輕鬟纖履。綽約凌雲。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顧謂周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周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尙不樂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吳頷之。詰朝使人道情於周。有

紫雲見惠之請。周將拒之。其曠者說周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千城。嚴關鎖鑰。尤稱重任。天子尙隆推轂之儀。將軍獨端受脈之柄。他日功成奏凱。則二八之賜。降自上方。猶非所怪。君侯以田寶之親。坐膺絨冕。北地芳脂。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陳。何惜一女子以結其歡耶。周然其說。乃許諾。延陵陛辭。上賜三千金。分千金爲聘。限迫卽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具奩。擇吉送其父襄家。未幾。闖賊攻陷京師。宮闈殲蕩。貴臣巨室。悉加繫纍。初索金帛。次錄人產。襄亦與焉。闖擁重兵挾襄。以招其子。許以通侯之賞。家人潛至帳前。約降。忽問陳娘何在。使不能隱。以籍入告。延陵遂大怒。按劍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爲。卽作書與襄。訣勒軍入關。縞素發喪。隨天旅西下。殄賊過半。賊憤襄殺之。懸其首於竿。襄家三十八口。俱遭慘屠。蓋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而圓圓翻以籍人無恙。闖棄京出走。十八營解散。各委其輜重。婦女於途。延陵追度故關。至山西。晝夜不息。尙未知圓圓之存亡也。其部將已於都城搜訪得之。飛騎傳送。延陵方駐師絳州。將渡河。聞之大喜。遂於玉帳結五綵樓。備翟第之

服從以香輦。列旌旂。簫鼓三十里。親往迎。迓雖霧鬢風鬟。不勝掩抑。而翠消紅泣。嬌態逾增。自此由秦入蜀。迄於秉鉞滇雲。垂旒洱海。人臣之位。於斯已極。圓圓暇依上將。匹合大藩。回憶當年。牽蘿幽谷。挾瑟勾欄。時豈復思有茲日。是以鶴市蓮塘。採香舊侶。艷此奇逢。咸有咳吐九天之羨。梅村太史有圓圓曲曰。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譙。電埽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空侯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熏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晝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底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

看。徧。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樹。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
上。傳。呼。進。雲。鬟。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粧。滿。面。殘。紅。印。專。征。簫。鼓。向。秦。川。
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
十。度。霜。教。曲。妓。師。憐。尙。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
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珠。連。萬。
斛。愁。關。山。漂。泊。腰。支。細。錯。怨。狂。風。颳。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
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
青。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烏。自。啼。屨。廊。人。去。苔。空。綠。
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蓋。實。錄。也。
延。陵。以。重。幣。求。去。此。詩。太。史。勿。許。順。治。中。延。陵。進。爵。爲。王。五。華。山。向。有。永。歷。故。宮。乃。
據。有。之。紅。亭。碧。沼。曲。折。依。泉。傑。閣。豐。堂。參。差。因。岫。冠。以。巍。闕。繚。以。雕。牆。袤。廣。數。十。里。
卉。木。之。奇。運。白。兩。粵。器。玩。之。麗。購。自。八。閩。而。管。絃。錦。綺。以。及。書。畫。之。屬。則。必。取。之。三。

吳。細載不絕。以從圓之好。延陵既封王。圓將正妃位。辭曰。妾以章臺陋質。謬污瓊寢。始於一顧之恩。繼以千金之聘。流離契闊。幸保殘軀。獲與奉匱之役。珠服玉饌。依享殊榮。分已過矣。今我王析珪胙土。威鎮南天。正宜續鸞戚里。諧鳳侯門。上則立體朝廷。下則垂型裨屬。稽之大典。斯曰德齊。若欲帶弱絮於繡裯。培輕塵於玉几。既蹈非耦之嫌。必貽無儀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承命。延陵不得已。乃別娶中閫。而後婦悍妒絕倫。羣姬之艷而進幸者。輒殺之。唯圓能順適其意。屏謝鉛華。獨居別院。雖貴寵相等。而不相排軋。親若姊妹。圓之養姥曰陳。故幼從陳姓。本出於邢。至是府中皆稱邢太太。居久之。延陵潛蓄異謀。邢窺其微。以齒暮。請爲女道士。霞帔星冠。日以藥爐經卷自隨。延陵訓練之暇。每至其處。清談竟晷而還。府中事或有疑難。遇延陵怒不可解者。邢致一二婉語。立時冰釋。常曰。我晨夕焚修。爲善是樂。他非所計耳。內外益敬禮焉。康熙癸丑歲。延陵造逆。丁巳病歿。戊午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穉蕙嬌鶯。聯臚接軫。俱入禁掖。邢之名氏。獨不見於籍。其玄機之禪化耶。其紅

線之仙隱耶。其盼盼之終於燕子樓頭耶。已不可知。然遇亂能全。捐榮不御。皈心淨域。晚節克終。使延陵遇於九原。其負愧當何如矣。得圓圓者。或曰嘉定伯。或曰田畹云。

柳如是

河東君柳如是。名是一字蘼蕪。本名愛。柳其寓姓也。丰姿逸麗。翩若驚鴻。性儼慧。賦詩輒工。尤長近體七言。作書得虞褚法。年二十餘。歸虞山蒙叟錢宗伯。而河東君始著。先是我邑盛澤歸家院。有名妓徐佛者。能琴。善畫蘭草。雖僻居湖市。而四方才流。履滿其室。丙子春。婁東張西銘。以庶常在假。過吳江。泊垂虹亭下。易小舟訪之。佛他適。其弟子曰楊愛。色美於徐。綺談雅什。亦復過之。西銘一見傾意。携至垂虹。繾綣而別。愛於是心喜自負。謂我生不辰。墮茲埃壙。然非良耦。不以委身。今三吳之間。簪纓雲集。膏粱紈袴。形同木偶。而帖括吟唔。倖竊科第者。皆僮父耳。唯博學好古。曠代逸才。我乃從之。所謂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無憾。矧盛澤固駟僮之藪也。能鬱鬱久此。

士乎。遂易楊以柳。而是其名。聞茸城陳臥子。爲雲間繡虎。移家結隣。覲有所遇。維時海內鼎沸。嚴關重鎮。半化丘墟。虎旅熊師。日聞撓敗。黃巾交於伊維。赤羽迫於淮徐。而江左士大夫。曾無延林之恐。益事宴遊。其於徵色選聲。極意精討。以此狹邪紅粉。各以容伎相尙。而一時喧譽。獨推章臺居松久之。屢以刺謁陳陳嚴正不易近。且觀其名紙。自稱女弟。意滋不悅。而虞山宗伯與陳齊望。巍科瞻學。又於陳爲先輩。因昌言於人曰。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學士者不嫁。適宗伯喪偶。聞之大喜。曰。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錢之門多狎客。往來傳致。迄於庚辰冬月。柳始遇宗伯。爲築我聞室。十日落成。促席圍燼。相與餞歲。柳有春日我聞室之作。詩曰。裁紅暈碧淚漫漫。南國春來已薄寒。此去柳花如夢裏。向來烟月是愁端。畫堂消息何人曉。翠幙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欄。蓋就新去故。喜極而悲。驗裙之恨方殷。解佩之情愈切矣。辛巳初夏。結禱於芙蓉舫中。簫鼓遏雲。麝蘭襲岸。齊牢合盞。九十其儀。於是三泐薦紳。喧焉騰議。至有輕薄之

子擲輒彩鷁。投礫香車者。宗伯吮毫濡墨。笑對鏡臺。賦催粧詩。自若。柳歸虞山。宗伯目爲絳雲仙姥。下降。仙好樓居。乃枕峯依堞。於半野堂後。構樓五楹。窮丹碧之麗。扁曰絳雲。大江以南。藏書之家。無富於錢。至是益購善本。加以汲古雕鐫。與致其上。牙籤寶軸。參差充牣。其下。舖幃瓊寢。與柳日夕晤對。所云爭先石鼎。搜聯句。薄怒銀燈。算刼碁。蓋紀實也。宗伯吟披之好。晚齡益篤。圖史較讐。惟柳是問。每於晝眉餘暇。臨文有所討論。柳輒上樓繙閱。雖縹緗浮棟。而某書某卷。拈示尖纖。百不失一。或用事微有舛訛。隨亦辨正。宗伯悅其慧解。益加憐重。清初錄用前朝者。舊宗伯赴召。旋置吏議放還。由此專事述作。柳侍左右。好讀書。以資放誕。登龍之客。沓至高閣。有時貂冠錦靴。或羽衣霞披。出與酬應。否則肩筇屨。訪於逆旅。清辯泉流。雄談鋒起。即英賢宿彥。莫能屈之。宗伯殊不蒞。曰。此我高弟。亦良記室也。帝戲稱爲柳儒士。越十年庚寅。絳雲樓災。時移居紅豆村莊。良辰勝節。必放舟湖山佳處。留連唱和。望者疑以爲仙。其中秋日。携內出遊。詩曰。綠浪紅蘭不殢愁。參差高柳蔽城樓。鶯花無恙三春

侶蝦菜居然萬里舟。照水蜻蜓依鬢影。窺簾蚊蝶上釵頭。相看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柳依韻和曰。秋水春山澹暮愁。船牕笑語近紅樓。多情落日依蘭櫂。無藉輕雲傍彩舟。月幌歌闌尋塵尾。風牀書亂覓搔頭。五湖烟水長如此。願逐夷鷗泛急流。其他篇什多附見有學集。不盡載。生一女。嫁毘陵趙編修玉森之子。康熙初。嗣子孝廉君迎宗伯入城同居。而柳與女及壻仍在紅豆村。踰二年。而宗伯病。柳聞之。自村奔候。未幾宗伯捐館。柳留城守喪。不及歸也。初宗伯與其族素不相睦。乃托言宗伯舊有所負。梟悍之徒。聚百人交訐於堂。柳泣然曰。家有長嫡。義不坐受凌削。未亡人奄有薄貲。留固無用。當捐此以賂兇而紓難。立出帑千金授之。詰朝喧集如故。柳遣問曰。今將奚爲。宗人曰。昨所頒者。夫人之長物耳。未足以贖族。長君華館連雲。腴田錯綺。獨不可割其半以給貧窶耶。嗣子懼。不敢出。柳自念欲厭其求。則如宋之割地。地不盡。兵不止。非計也。乃密召宗伯懿親及門人素厚者。復糾紀綱之僕數輩。部畫已定。與之誓曰。苟念舊德。毋渝此言。咸應曰諾。柳出廳事。婉以致辭曰。妾之貲盡。

矣。誠不足爲贈。期以明日。置酒合讌。其有所須。多寡惟命。府君之業。故在不我惜也。衆始解散。是夕。執豕魚羔。肆筵設席。申日。而羣宗齋至。柳諭使列坐喪次。潛令健者圍其前扉。乃入室。登榮木樓。若將持物以出者。逡巡久之。家人心訝。入視。則已投纆畢命。而大書於壁曰。并力縛飲者。而後報官。嗣子見之。與家人相向號慟。統繹之屬。先一日。預聚於室。隨出。以盡縛兇黨。門閉。無得脫者。須臾。邑令至。窮治得實。繫兇於獄。以其事上聞。置之法。夫河東君以泥中弱絮。識所依歸。己酉五月之變。君勸錢死。錢謝不能。錢死後。遭家不造。殉義從容。於以禦侮。於以亢宗。詎不偉歟。方宗伯初遇柳時。黝顏鮎背。髮已鬢鬢斑白。而柳則盛鬢堆鴉。凝脂竟體。燕婉之宵。錢曰。我甚愛卿髮如雲之黑。膚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因相與大笑。故當年酬贈。有風前柳欲窺青眼。雲裏山應想白頭之句。近見甌北集中。題柳如是小像詩云。女假男妝訪名士。絳雲樓下一言契。美人肯嫁六十翁。雖不鬚眉亦奇氣。妾膚雪白鬢雲烏。伴郎白鬢烏肌膚。肯同搽粉稱虞侯。并陋持門勝丈夫。扁

舟同過京口泊。桴鼓金山事如昨。何代青樓無偉人。可惜儂家貨主惡。早聞護叟寫降箋。不遣朱游和毒藥。妾勸郎死郎不應。妾爲郎死可自憑。褚公偏享期頤壽。毛惜終高節俠稱。三尺青絲畢命處。尙悲不死在金陵。畫圖今識東風面。果然絕代紅粉豔。誰知膩粉柔脂中。別有愛民心一片。君不見同時卞玉京。心許鹿樵事未成。旋識貴人爲棄婦。流離含淚畫蘭英。又不見顧眉生。榮華曾擅橫波名。當其夫婦從賊日。捧泥塗面逃出城。一樣平康好姿首。青青終讓章臺柳。足稱河東君知己。河東君詩稿。向曾于書肆中見之。乃惠山韻香尼手錄本。字旣秀美。詩又淡雅。名士題詠甚多。若竹汀蘭泉見亭等均爲製句。倉猝中不及購。爲有力者取去。僅記其夜起二句云。初月不明庭戶暗。流雲重疊吐殘星。眞得初唐神韻者。

董小宛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樂籍中奇女也。七八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艷發。窈窕婢媼。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其性好靜。

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闌集。喧笑竝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恆攬鏡自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卽誦首庸人婦。猶當歎采鳳隨鴉。况作飄花零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臯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卽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牲稱雁序於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膚。張公亮常目爲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爲貴人婦。願爲夫子妾者。辟疆顧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竇眼。皆土直視之。己卯。應制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嘖嘖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謙集間。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貯之。比辟疆同密之屢訪。姬則厭秦淮鬻徒之金閨。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秉憲東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患鬻。非受糜於炎炙。則必逃之鯁颺之徑。一日姬方晝醉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於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於堂戶。已而四目瞪視。不發一言。蓋辟疆心籌謂此入

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即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懷舊戚。兩意融液。莫不舉似。但連聲顧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旋以三吳壇坫。爭相屬。凌遽而別。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於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覲往衡嶽。不果。辛巳夏。獻賊突破襄樊。特調衡永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於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句。已爲竇霍豪家。不惜萬金。刼去矣。辟疆正旁皇鬱壹。無所寄託。偶月夜。蕩葉舟。隨所飄泊。至桐橋內。見小樓如畫圖。閒立水涯。無意詢岸邊人。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抱危病。鑄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炮無光。藥鎗狼籍。啓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

懷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鐵。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勺粒不霑。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當於我。我豈無當於君。願以此刻委終身於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閨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敢留此。請辭去。至次日。姬靚妝鮮衣。束行李。屢趣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又蕩費無度。恃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逋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自此渡滄墅。遊惠山。歷毘陵。羨澄江。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艷。與辟疆觀競渡於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携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十七日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離虎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盍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茗椀爐香。聽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竇霍相檄。佻餽橫侮。皆假貸賂賄。以蟬脫之。短械細札。責諾尋盟。無月不

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吳買舟江行。逢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候辟疆闌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於河亭。演懷寧新劇。燕子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歎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榜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逋者益衆。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勸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莽衆譁。挾姬匿之。幾敗事。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特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於虎嘯買舟。以手書並盈尺之券。送姬至如臯。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爲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甚。特令其父先至如臯。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與辟疆日坐畫苑書圃中。撫桐瑟。賞茗香。評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捧研席爲書之。

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卽家所素無。人所莫辦。倉猝之間。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酉崩拆。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嘗使兵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於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於兵。而瀕死於病。姬凡侍藥不閒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勝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鬢下粧樓。盡室蒼黃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却。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董年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姊妹行。艷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漩作悼小宛詩。中一

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艷。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尹子春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溫和。談詞爽雅。無抹脂障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日。常演荆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孃祭江二齣。悲壯淋漓。聲淚俱進。一座盡傾。老梨園自嘆弗及。余澹心贈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

尹文

子春之嗣有尹文者。色豐而姣。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太守張維則矐寵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爲側室。文未之許。屬友人強之。文笑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蔣四娘

吳門有名妓蔣四娘者。小字雙雙。媚姿豔冶。儂態輕盈。琴精奕妙。復善談諧。花月之筵。坐無雙雙。不足以罄客歡也。毘陵呂狀元蒼臣。遇於席。一見傾悅。以千金買之。携至京師。扁置花市畫樓。窮極珍綺。以資服饌。自謂玉堂金屋。稱人間佳配。而雙雙以爲瓊盜芙蓉。雕籠鸚鵡。動而觸隅。非意所適。順治甲午除夕。共相餞歲。出兩玉卮行酒。呂斟其舊者。奉蔣曰。此我家藏重器。爲卿浮白。蔣以新者自與。仍以舊者還呂。曰。君雖念舊。妾自懷新。呂意怫然。明年放歸吳門。雙雙構室南園。頗有卉木之勝。崑山徐生。其舊識也。泛扁舟訪之。蔣留茗話。徐生曰。四娘已作狀元婦。何不令生狀元兒。而重尋舊遊耶。雙雙曰。人言嫁逐雞犬。不若得富貴壻。我謂不然。譬如置銅山寶林於前。與之齊眉舉案。懸玉帶金魚於側。致之比肩偕老。旣乏風流之趣。又鮮宴笑之歡。則富貴壻猶雞犬也。又奚戀。

寇白門

寇湄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滑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爲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爲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驢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哭。亦自嘆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以他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笑語。奮身起喚婢。自箠數十。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啖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蒙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設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

李香君

李姬名香。秣陵教坊女也。母曰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姬亦俠而慧。十

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得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聞兒阮大鉞欲納交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金三百鎰邀姬一見。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朝宗嘗與陳處士札曰。昨域歸來。有人倚闌私語。謂足下與域至契。既知此舉。必在河亭凝望。冀月落星隱。少申夙諾。不意足下誘李君虞作薄倖十郎也。一則一夜徬徨。失却十年相知。羅袖拂衣。又誰信此盛遇乎。域即冒受法太過之嫌。然有意外之逢。此即至誠之報也。足下表章。自是不藏善之美。其實天王明聖。不介而孚。遭際如此。臣願畢矣。今日雅集。亟欲過談。而香姬盛怒足下。謂昨日乘其作主。而私讎十郎。堅不可解。則域雖欲過從。恐與人臣無私交之義。未有當也。玩此書詞。姬生平風訊爾爾。

顧眉生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

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簷馬丁當。余澹心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粧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艷。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艷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僧。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澹心爲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莊。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竒一時之風景云云。僧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僧父東歸。訟乃解。時有陳則梁者。奇士也。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娘遂摧幢息機。未幾歸合肥。龔尙書芝麓。誠以驚弓之鳥。遽爲透網之鱗也。尙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客。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尙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畫欸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尙書挈夫人重游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

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桓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譙。李六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尙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樽下。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尙書意甚得也。澹心與吳蘭次鄧孝威皆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歛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尙書有白門柳傳奇行于世。方李自成陷京師時。顧謂龔若能死。已請就縊。龔不能用。後人擬龔失臣節。自是正論。至併其納顧氏而譏之。則未免過刻。有以詩爲之昭雪云。憐才到紅粉。此意不難知。禮法憎多口。君恩許畫眉。王戎終死孝。江令苦先衰。名教原瀟灑。迂儒莫浪訾。

卞賽賽與侍兒柔柔

卞賽一曰賽賽。好作道士裝。自稱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嬾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僑居虎丘之山塘。湘簾棊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

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吳梅邨學士常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玉京欲以身許。酒酣拊几而顧曰。亦有意乎。會亂歸秦淮。久之復東下。有婢曰柔柔者隨之。常謂人曰。我在秦淮見中山故第。有女絕世。名在南內選擇中。未入宮而亂作。軍府以一鞭驅之去。吾儕淪落分也。坐客皆爲出涕。柔柔莊且慧。承侍硯席間。如弟子然。客或導之以言。弗應。予之酒。弗肯飲。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會稽鄭建德。不得意。進柔柔奉之。乞身下髮。依良醫保御氏於吳中。保御者年七十餘。建德之宗人也。築別館資給之良厚。建德死。柔柔生一子而嫁。所嫁家遇禍。莫知所終。玉京持課誦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卒。葬於惠山祇陀菴之錦樹林。

卞敏

玉京有妹曰敏。頤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爲鼓一再行。卽推琴斂手。面發頰。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朵。不似玉京。

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瀋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爲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携來吳門。一時爭艷。戶外屢恒滿。乃心厭市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游。得敏益自喜。爲閩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沒。家中替後嫁一貴官。潁川氏。三年病死。

小楊枝

楊枝。如臯冒辟疆家歌伎也。態極妍媚。知名之士。題贈盈卷。惟陳其年擅長。閱二十年。而楊枝老矣。其子亦玉人也。因呼小楊枝。一日讌集。辟疆出前卷相示。虞山邵青門題其後曰。唱出陳髻絕妙詞。燈前認取小楊枝。天工不斷消魂種。又值春風二月時。

李十娘與媚姐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閑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

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彙。楚楚有致。中構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有兒女曰媚姐。白皙髮覆額。眉目如畫。余澹心極賞之。於時流冠誼江左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衆。莫不艷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粧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概勿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懽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澹心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歛容謝之。萊陽姜如須嘗遊其家。漁於色。匿不出戶。其友方密之孫克成。並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兩君一躍登屋。直至臥房。排闥開張。勢如盜賊。如須下牀跪稱大王乞命。母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呼酒極飲。盡醉而散。鼎革後。媚姐歸泰州刺史陳澹仙。厲叢桂園。余澹心適至。相見黯

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廢爲菜圃。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爲薪矣。問阿母尙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鬟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脫十娘

明季金陵舊院。有頓脫諸姓。皆元人後。沒入教坊者。有脫十娘者。北里之尤也。順治末。猶在。年八十餘矣。王漁洋贈詩云。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

馬湘蘭

馬湘蘭詩云。自君之出矣。不共舉瓊卮。酒是消愁物。能消幾箇時。楚楚有致。宜其名冠一時。相傳湘蘭足長。江都陸無從戲。以詩曰。杏花屋角響春鳩。沈水香殘懶下樓。翦得石榴新樣子。不教人見玉雙鈎。湘蘭名守真。小字月嬌。以善畫蘭。故號湘蘭。所居在秦淮勝處。年五十時。有烏陽少年惑之。少年春秋未半也。欲娶之甚堅。姬笑曰。

外間以我私卿。猶賣珠兒。寧有半百青樓人。纔執箕帚作新婦耶。聞者絕倒。

陳小憐

陳小憐。郟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狹斜。有貴公子。曠之。購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大婦知之。恚甚。磨勵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媒議遣。居間者以爲奇貨。遂將小憐入燕中。住西河沿。西河沿亦狹斜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傾動都人士。聲價翔貴。雖達官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慫慂。爲期旬日之後。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聚四方之士。座中往往多年少美姿容者。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自謂必得當於小憐。小憐弗睇也。而錢塘知名士。范性華者。老成人也。客於燕。一日以赴某公讌。遣小憐。雖頗異其姿。然平澹遇之耳。范時年五十餘。人地固自軒軒。顧貌已蒼然。意不在佻達。而小憐一見。獨爲之心醉。注目視范。自入座以至酒闌。目不他視。凡范起則視其起。范步則視其步。范復就座。則視其就座。范翬目送。旋則目迎。已或時起。數步之外。必回頭視范。如恐失之。小憐固素謹。忽

如此舉。坐感詫異。范反爲之踟躕不自得。笑而左右顧。而小憐自如也。將別。則詳問范姓字。歸而朝夕誦之。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謂小憐曰。爾念范君如此。盍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旣已心許范君終身矣。若猝往是奔也。姑少待。范君相迎。斯可矣。潘以其言告范。范猶恐其難致。試走佯探之。值小憐是日有鉅公之約。肩輿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語其嫗曰。某公之約。一惟汝多方辭絕之。我赴范君。召不顧矣。小憐至范所。語次。謂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笑曰。以子之姿慧。從良故甚善。然當擇年相若者。吾豈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嘗讀書。粗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固已心動矣。因留連旬朔。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官。方與范相忌。聞之。雅不能平。輒計致小憐曲室中。出而扃其戶。以困之。小憐顧室中有髹几。長丈餘。遂泚筆於几上。書范性華三字。幾千百滿之。時宦歸而覩几上字。色變不能言。燕

中當作勝會。廣召賓友。及狎客妓女皆與。酒酣客爲觴政。下令人各引滿。旣酌。自言其心上人爲某。不實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憐。或戲之曰。爾心上人多矣。莫適言誰也。小憐讓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持巨觥命滿酌。一飲絕。漚覆觥大呼曰。范性華。舉座相顧。以爲此子無所引避矣。其篤摯至於此。然久之無成事。范於是仰天歎曰。醇政獨非丈夫乎。何遂力不能舉一女子。而忍負之也。且小憐與吾約者。極不難耳。督過愆期。至於舌敝金臺之下。識范性華者多矣。而將伯之助寂然。又安事交游爲。乃爲詩自傷云。只愁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爲薄倖人。信乎其爲薄倖人矣。小憐以河清難俟。竟爲有勢者強劫去。猶留書與范云。非妾負君。妾終不負君也。噫。是可悲矣。先是小憐每數日不晤。范輒廢眠食。及范至。則又莊語相勉以大義。且曰。出處一不慎。則君之詞翰俱可惜矣。聞者以爲此非巷中人語。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燕中。曰。小憐異日得事君子。固甘爲之副。范用其言。得與室人病訣。厚殯成禮。小憐一言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紅娘子

陸雲士之宰江陰也。湯西崖以孝廉來遊。邑有妓號紅娘子者。已在杜秋之年矣。西崖悅其妍媚。比於啖蔗之甘。客裝所畜。盡散罐頭而去。閱歲。西崖登第入翰林。遣人致書雲士。寒暄外。唯惓惓問紅娘子無恙云。

許壽子

許壽子。金陵人。年逾二紀。舉止風韻。儼如閨閣中人。有張生某。夙與善。生以筆耕爲業。而未有室家。歲入悉以遺姬。既而生以失館。旅居。饗殮不繼。姬招致之。日用皆取給于姬。衣履亦姬親製。繼復爲婉轉營謀。得應某邑侯之聘。館穀豐美。瀕行時。姬置酒祖餞。生戀戀不忍別。姬于酒半。忽抗聲謂生曰。青樓中那有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留戀烟花。罔思自立。浪遊數載。如夢如泡。今年已三旬。一誤豈容再誤。自茲以往。君當絕迹狹邪。亟圖嘉耦。妾不能終事君。亦不願繼見君。此間君勿復來。亦無復以妾爲念也。言已。欷歔泣下如雨。生大感慟。即振策去。就館三年。積資頗厚。且娶妾生

子不負姬別時所囑云。

玉素

玉素行四人第稱其行第居津門小身常貌色頗鮮好。至于手足柔纖。膚肌瑩膩。時蓋罕其輩矣。性尤慧利。工于應對。然自待過高。意所不愜。雖竭貲力。百計媚之。不能得其歡。其當意者。卽無所隱也。用是爲雅流所賞。益都趙秋谷贈以浪淘沙詞曰。微雨過庭堦。新綠離披。玉人和笑近。耶時何物。比將嬌與巧。燕子鶯兒。杯趁晚風移。漏鼓參差。雲間細閃。月如眉。滅燭解襟。香澤散。一石何辭。

金錢

金錢者與玉素同居。流俗頗艷稱之。其性頗蕩。舉動佻急。不能自持。語亦敏給。而皆近俚。惟足趾與素相若。膚色風態。薄似吳娘。爲可取也。

玉如

玉如者秦人也。性嬌憨。善飲酒。能以眼色撩人。歌小詞絕佳。僑居真定。康熙壬午之

春津有好事者。聞其名而致之。至則不合意。外間人亦無有願之者。居久之。狼狽而返。明年。別有人携以再來。則聲價大起。向之不願者。皆爭邀致。每宴會。以其來否爲榮辱。居一年。衣裘鮮華。金帛充牣。而人又稍稍厭之矣。復返真定。後不知所終。

若青

若青眉目姣好。放誕風流。似卓文君。至于輕纖柔媚。兼有衆長。津中皆呼之爲小八兒。自遇趙秋谷後。視外間人無足與者。壬午夏。避地江南。甲申秋。復附舟北上。秋谷贈以夜合花。長調云。天與溫柔人。傳嬌小。幾年思煞傾城。江波浩渺。斷潮何處相迎。秋有信。月還盈。鵲橋邊。巧送新盟。劉郎前度。徐孀未老。消得風情。連宵雨暗。牕檣趁向雲輕。漢淺掩映三星。龍鬚鳳枕。黛眉幾許低橫。金不暖。玉無聲。算瑤池獨有飛瓊。東阿才費。文園渴劇。端爲卿卿。

胡成靜

胡成靜。江西萍鄉人。生八歲。兵掠而北。長淪樂籍。自傷殘辱。矢必嫁官人。會王白虹。

孝廉上公車。一見以身許之。約曰。君擢第必納我。王固漫許之。胡已決意爲王婦。既下第。遙望見。便失聲。前相持哭涕沾衣。且曰。君不第。不失一官。願我不得爲良人婦。死且不冥。又大哭。王義而納之。從歸。王道病且死者再。胡晝夜侍湯藥。得稍甦。抵家。調膳數月。忠謹如一日。胡本以色見取。而米鹽針績。事皆身任。夫人悉歸以筭。鑰。王令興安。則署以內事。倚之。更納新姬。無慍色。王遇事多任氣。人莫敢言。胡獨婉譬以解。時節宴飲。則泣下。傷少離父母。不得問。猶略記其里籍。會興安有業銀者。萍人也。歸索而得其母。至則母子不相識。興安君指示曰。若奚疑。蓋體骨聲貌酷似矣。復奚疑。於是相抱大哭。留養於官舍。王以父艱。還封公以下。凡人喪。會葬者數百人。食飲百費。皆經紀於胡。無缺事。王泣曰。若功過介婦矣。然坐是得勞疾。所生女又夭。不敢慟。而心傷。旋病死。宣城施閨章爲之傳。

朱玉

朱玉字贈香。秀外慧中。無抹粉障袖惡習。家白塔街。居雖近市。而入其室者。如在窈

窳深谷。蓬雲孝廉未第時。姬最欽重。人前輒以才子目之。及蓬雲秋風獲雋。泥金帖至。姬適曉妝。輟象梳。笑吃吃不休。蓋自詡鑒賞之真也。歲之庚午。甌北老人重赴鹿鳴。自毘陵來主其家。姬方有徵蘭之訊。老人贈楹帖云。憐卿新種宜男草。媿我重看及第花。一登龍門。聲價更增十倍矣。

三姑娘

乾隆時京師有三姑娘者。妓中之俠也。色藝爲一時冠。聲氣通大內。達官貴人多奔走其門。名士之獄。往往得一言而解。以是士林交口譽之。一夕步軍統領召校尉某。授以令箭。屬捕三姑娘。校尉懼甚。願以軍令不可違。無已。姑往探之。夜深潛入內室。直達三姑娘所。排闥入。晤婢子。告以意。聞簾內有女子嬌聲。應曰。然則貴人也。貴人辱臨。不可以褻服見。容易衣整冠。詒當出迎。校尉候久不出。恐其遁。促之內笑曰。馮有九門提督拿人而能倖免者哉。姑再遲遲。某當偕往。久之三姑娘啟門出。授以珠一篋。校尉不敢受。旋復授以黃色綢篋曰。以此遺提督。若事了矣。校尉有難色。三姑

娘曰。姑以此試之。不諧。再來未晚。某行天下遍矣。豈欺人者哉。校尉不得已。受而懷之。因問曰。若房內何人。曰。此某貴人也。已從地道縱之出矣。校尉聞言。戰慄幾無人色。歸至途。追者已數騎。屬於道矣。授以篋。使復命。翌日。提督趨入朝。上語之曰。吾固知卿純謹。然大臣當持大體。無徒恃察察爲也。提督惶恐叩首出。嗣是內城巡查蹤跡浸疏矣。

蕙香

蔣心餘少年時。在鄂西林座中。詠黃鶯兒偷花一闋。傳誦於時。人因以黃鶯探花呼之。偶至揚州。遊於妓館。有一校書名蕙香者。諦視心餘曰。此黃鶯探花也。蔣驚問之。校書復誦其詞曰。相思不相識。嘗盡孤眠滋味。又曰。捨不得卿。卿行不得哥哥。怎奈如何。蔣欣然起立。握其手大笑曰。此不減黃河遠上白雲間也。舉盃痛飲。不覺大醉。迨醒則校書尙侍其側也。忽問蔣曰。探花郎知儂意否。蔣曰。可不言喻矣。校書曰。君勿落下乘禪也。言已出繡巾一幅。中裏玉柄團扇。垂淚謂心餘曰。願題詩爲儂吐氣。

心餘曰。孰奚落卿者。校書復自枕函中。取出一紙。則袁簡齋詩也。心餘遂題一詩曰。黃鶯小小探花來。揀得薔薇帶雨開。脚到金鈴枝上掛。一鳴飛轉入蓬萊。題罷。薔香拜謝曰。一首詩抵得十萬金鈴矣。蔣流連數日而去。薔香之名。因是復噪。

綠春

綠春。姓岳氏。名筠。山西文水人。隨母僑寓京師。姿性慧麗。能左手書。授以詩。輒倚聲誦之。妙合音節。亦善小詞。有句云。花有美人香。樹影玲瓏畫粉牆。一時誦爲清照再生。淑貞易世。吳蘭雪刺史訪之。值晚粧未竟。乃折碧桃一枝以貽之。姬取而簪於髻。俄有奪以重聘者。姬悲甚。謂其母曰。兒已簪吳氏之花矣。未可另圖也。母從之。年十五歸吳。後五年而亡。蘭雪有聽香館悼亡詩十五首。其首章云。冷暖相依僅五年。不應草草賦遊仙。早知一病無醫法。何苦三生種夙緣。嫁日歡娛如夢裏。殮時明麗倍生前。定情詩扇教隨殉。誰誦新詞遍九泉。一往情深哀感頑豔。陸祈生爲作碧桃記。傳奇以記其事云。

吳卿憐

吳卿憐。吳人。善歌。能詩詞。色藝兼勝。平陽中丞得之。寵倖備至。所云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爲吳賦也。平陽旣敗。流轉歸和相。和又籍沒。卿憐賦感。遇詩述十年中。驚魂駭魄。遷徙流離之苦。花悲月慘。涕淚沾衣。自古才色絕世之人。遭遇艱難。所歸輒敗。往往而然。薄命耶。禍水耶。天旣賦之以麗質。而又使不得其所。抑獨何哉。

秋影校書

秋影校書。秦淮佳麗也。向見賞於隨園太史。乙亥三月二日。爲太史百歲冥辰。校書懸像軒中。招同人焚香。披拜。各紀一詩。盡歡而散。校書亦成七律一章。白髮青鬚。紅燈綠酒。固太史之流風未沫。亦校書之逸致不凡也。

鳳彩

鳳彩善歌。清婉動聽。少失怙。母貧不能養。年十五。隨假母居珠江。外美內慧。舉止安

詳負知人識。遇風雅士。日與談譔。則樂而忘倦。儂薄貴介。千金挑之。弗爲動也。所居卑陋。往來鮮知名人。故名甚晦。鳳立志不凡。不甘苟且。然爲假母所拘。恆怏怏不得志。怨恨形於眉睫。有里胥子持百金求鳳破瓜。又贈百金爲裝飾費。利而許之。不謀諸鳳。鳳旣知。憤不欲生。投纜赴河者再。皆遇救免。假母婉諭再三。鳳跪泣而前曰。兒前身不知作何冤孽。致使身辱風塵。兒之守身如玉。豈冀他日金屋貯耶。但願得一有終始者事之。願母許兒自擇。今而後。請月以三十金奉母。兒之出入弗阻也。假母無奈諾之。鳳遂移居別榭。賓客往來。漸增聲價。而鳳彩之名。至是始著。鳳雖應酬甚盛。而分外之遺。毫不苟取。故篋無藏資。諸客中無合意者。惟與夢花生相得最深。鳳凡侍客酒。燭跋卽佯醉辭退。嘗恐人有微辭。而夢花生至則不然。剪燭談心。雞鳴猶促之不去。臨別必依依不舍。訂約再三。初生識鳳時。猶依假母居。一見兩相愛悅。旣久。情益洽。嘗爲所居卑陋。有玷玉人。會里胥子事。遂移徙寔生。有以教之也。鳳固久屬意生。羞於啓齒。乃歌紅顏薄命曲見志。音節悽愴。聞者無不墮淚。而生以庭訓嚴。

且力不逮。卒不果。生贈鳳詩甚多。其書團扇云。十三學得琵琶成。早日青樓博盛名。好是酒香人語細。爐烟暗遞浩歌聲。愁頻不解解風波。禁得消魂白苧歌。如此琵琶如此曲。誰言司馬淚偏多。美人渺渺隔江湄。裁字慙無幼婦詞。扇影人情圓一樣。莫拋紅豆惹相思。且將團扇暫徘徊。嘗恐秋風暗裏催。桃葉但歌迎接句。不辭風雨渡江來。

李玉桂

李玉桂。蜀產也。不知何氏女。亂離轉徙。落籍漢中。姬長身玉立。丰韻娉婷。知書識字。工於酬應。以此有聲於北里間。漢固孔道。貴介弟子。游冶少年。至狹邪者。輒譽不容口。皆願締歡於姬。而不可得。長沙李孝廉。風流謹愿士也。計偕赴禮部試。與二三知己。小譙其閣中。席間角彩尋歡。互相笑謔。顧無足以當姬意。秋波所注。獨屢及李。或戲曰。愛李郎耶。何不明告。果爾。當爲若媒。是固將買妾而難其選者。姬笑而不言。旣而耳語李曰。若言信乎。李誠告之。則曰。淪落天涯。當託以終身。孰如君者。肯出一朵。

青蓮花於火坑中乎。顧脫籍非多金不可。囊中裝不足。當自爲謀。李猝無以應。固強之。乃訂以春闈捷後爲約。逮李行。而枇杷巷裏深掩長門。楊柳樓頭不逢人面。或客至。迫之見。愁歛雙眉。非復疇昔。有操楚南音者。輒問李起居。或北去。乞致聲。李所明年有從京師歸。道李落第狀。則惘惘如有所失。淚落樽前。見者悽惻。或爲致書促踐約。李心動。題詩扇端寄之。未至而富商某必欲得姬。遽以千金篡取之。去。事急。姬不知出。衣不解帶。絕粒七日。仰藥死。

蘇小蓮

小蓮名靜仙。姓蘇氏。吳趨人。襁褓喪母。育於外家。外家固寒微。鄰媪爲鴇母。斲其姿。謂此固君家搖錢樹也。何憂不富。乃教以歌曲。珠喉百轉。能創新聲。逼之迎送。然非其素願也。年十七。膚瑩於玉。指削似筍。光采麗都。照映左右。卽大家閨秀。且自以爲弗如。而姬亦不以青樓自居也。同邑延陵子。丰標俊逸。目無餘子。側帽相逢。遂訂知己。花放之晨。月圓之夕。輒呼酒對酌。暖茗清談。姬中心許之。矢以白首。當雙星渡河。

之期。指牽牛之將會。顧皓兔之未盈。輒悵望神仙。繫情兒女。時爲悲從中來。延陵子雖曲爲之解。益復歎歎不勝。識者以是知其非風塵中人。姬性凝重。寡言笑。警悟非常。卽與之相暱者。亦無能犯以非禮。雖中心以身許延陵子。亦不能奪其素操。相見時。惟把卷問字。倚欄玩花而已。故年已逾笄。尙是女兒清淨身也。有某刺史。素喜狎邪。衣冠華煥。善自修飾。百計悅姬。幾爲所惑。尋悟。自持益堅。中山狂士贈之詩云。凌風么鳳無凡羽。入世驪龍有異才。而之姬志。可想見矣。

彭雅卿

雅卿三吳畫舫中翹楚也。不知其初何氏女。幼鬻於彭媪。因姓彭。態度翩翩。丰神秀曼。而性尤婉淑。工詞曲。通字義。雖年二十許。而風致妍然。貴公子慕其名。嘗欲納爲窻室。然終不當雅卿意。嘗自歎曰。吾觀來狎邪遊者。絕少志誠種。吾耦不在箇中求也。浙江某太史。以平章花月主人。一見姬。賞其艷絕人寰。非風塵中人。并以告諸某茂才。茂才固吳中名下士。時以無子。將納媵。偕太史過姬家。姬一見如舊識。銀燈影

裏共話纏綿。願委身於生。願生以無力脫籍。蹉跎歲餘。姬乃出貲自贖其身。寄書招生時。生室既有娠。及產男也。事遂寢。姬愁悒竟日。向隅而泣。曰。某郎有才。固可無我。我將誰託耶。自此神情惆悵。異於往時。翠袖常薰。玉容日悴。丙子秋間。猝遭家變。竟從六十老人而去。夫畫舫中人。不以利動。不以勢屈。於徵逐嬉遊之中。擇人而從。已不多覩。況生足跡未嘗至平康。而姬一見傾心。決意從之。豈非才智情誼。高出尋常一等哉。乃好事多磨。夙緣未締。竟不獲成其志。爲可悲已。

王月琴

王月琴。四明人。其父固漁者也。以販冰鮮折閱。遂使女倚門獻笑。冀博纏頭。爲償債計。時月琴年僅十五。尙未破瓜。茅屋三椽。卜居城中。小弄內。先延曲師。教以歌曲。月琴聰穎過人。不數月。已盡其技。於是徵歌侑酒者。殆無虛夕。裘馬少年。坐無月琴。不樂也。月琴玉貌珠喉。風流秀曼。爲甬上首屈一指。且善伺人意。工於酬應。歌聲婉轉。響遏行雲。香名遂因之大噪。甬上勾欄。自小桂香。紅芙結子。綠葉成陰。後嬉春車馬。

冷落門前。自有月琴爲後起之秀。而章臺爲之生色。有葉生者。慈水富家子也。以妻患癩疾。束裝至甬。欲在平康中選一麗姝。以充簞室。見月琴。艷美罕倫。極加賞識。幾於擊碎唾壺。願出千金。立爲脫籍。而鴛母貪壑。殊未饜也。蛟門陳生。本素封家。坐擁巨貲。揮霍不吝。其來甬上。亦欲選色於歌舞場中。乍覩月琴。不禁傾倒。曰。此一朶能行白牡丹也。願出一千五百金。遂賦定情者三夕。而另酬鴛母白金三百。爲折奩資。不料有楊生者。花叢之蠹也。與陳葉二生皆相識。時追隨其間。因進說曰。癡公子以三百金梳攏。千五百金納聘。無乃太奢。獨未聞葉君祇許千金耶。君如信我。請嗣後絕跡不往。我當爲君斡旋。只索千金。范大夫自能以一舸載西施矣。陳生信之。作書往絕。裹足不至。招之不去。鴛母不知所出。因復招葉。楊又唆於葉曰。已被陳生先探驪珠矣。君何取焉。葉訪之果然。遂絕。楊謂鴛母曰。陳君不來矣。能賄我一宵之樂。當代招致。然身價止千金耳。鴛母轉告月琴。月琴嘆不一語。夜半。臥榻輾轉有聲。呼之不應。排闥入視。則已仰阿芙蓉膏。勢已垂危。灌救無及。不須臾而名花謝矣。急覓陳。

陳已聞風遁歸。楊亦不知所往。嗚呼。若楊者。真人頭而畜鳴者也。自此燕去巢空。無復有問津者矣。

寅姑

北里志載潤娘從郭鍛事。可謂遇人不淑者矣。然痛楚方加。新吟旋就。窗下琵琶。竟忘馬箠之擊。此固於紅顏薄命中。別出一家多情者憐之。且異之也。揚州妓寅姑者。連姓。又字小玉紅。能詩。落拓不羈。自高聲價。識嚴於風塵中。而資助之。嚴貴。寅姑委身以從。嚴漸變其性。驕而善怒。待寅姑虐。有徐孝廉與姑善。脫籍後。遂不見。一日遇於途。姑奉車簾。敍舊情。徐以繡囊實金。擲車中。嚴知之。叱令速歸。繫姑於梁間。而以擣衣杵撻之。體幾無完膚。徐恐不任。親值之。見寅姑在窗中。與小婢作蹴鞠戲。見徐笑。招入。徐恐貽禍。姑曰。無妨。不過飽幾下老拳耳。出前囊反之。徐歸。檢得七律一章。云天忌蛾眉暗自傷。良人昨夜太狂猖。玉鉤倒挂紅繩繫。粉體空懸玉杵當。莫想吟成同命句。最難脩到薄情郎。馬鞭數十猶堪忍。卻怪當年楚潤娘。嚴之殘忍。固可髮

指然寅姑亦太不自檢。且昨夜遭笞。今朝頑戲若無事。然著豈天故生此麗質。供薄倖者之消磨耶。不可解已。

月英

馬小素。金陵人。王蘭君。揚州人。皆名月英。一江相隔。本不相知。乃不期而遇。先家蘇臺。後因避亂。同徙雉皋。居焉。小素工丹青。嘗寫蘭以貽所知。露葉風條。生香活色。著紙欲飛。人皆以爲湘蘭復生。蘭君幼習歌舞。扮穆素徽。演西樓記。歌楚江情一曲。長言永歎。曲盡纏綿。聞者靡不擊節。時才士名流。多避居江北。耳兩姬名。輒往造訪。花晨月夕。張謙其閣中。置酒徵歌。殆無虛日。兩姬亦喜與士大夫周旋。張君翰飛。爲作雙照圖。題二絕句於其上。云。桃根桃葉總情牽。絕代佳人有比肩。悟到前身原一樣。料應願影便生憐。記得花陰並坐時。三生緣法兩心知。秦淮烟水揚州月。都付丹青筆一枝。嗣後題者如雲。無何蘭君以病化。小素亦遇人不淑。抑鬱以終。

福嬉

福嬉。江右人。吳城鎮章臺中巨擘也。年近破瓜。貌逾嬌杏。雙翹纖削。銳如結錐。真覺一握凌波。愈饒丰韻也。工絃索。善歌曲。雖樊素小紅。不能過。古滬蕊珊氏。因事至吳鎮。親姬於客邸。同人以旅館無聊。爲設六博戲。時招福嬉入座。夜深平視。如燭映海棠。益增妍媚。每至街鼓。或不能歸。假宿生榻。然不及於亂。但覺愛之甚而不忍擾之也。金溪王氏子。固翩翩年少也。其父爲縣令。王生挾貲入都。赴試。以事迂道。至鎮。作狎邪遊。遇姬。嚙臂爲盟。欲爲脫籍。假母欲壑甚奢。莫副其半。王生謀與姬通。烟波一舸。偕至漢陽。舟中對月言情。望雲寄興。閨闈樂事。甚於畫眉。即姬亦自以爲得所。不意王令聞之。怒使人檄逐之出境。東鷓西蝶。自此分離。單鷓孤鴛。曷勝愁悵。姬遂附客舟抵皖。復以他事被逮。大遭譴辱。某賈以數十金贖歸。執箕帚。嗟夫。如姬者。宮臨磨蝎。歌唱驚鸞。卒至委身販豎。亦可謂命薄而遇窮者矣。

張少卿

張少卿。毘陵人。流寓吳門。居於干將坊巷。風情月貌。蕙質蘭心。洵足以傾倒一時。弦

歌之外。又工吟咏。有某鉅公。贈以楹聯云。少之時不亦樂乎。卿以下何足算也。其名重教坊如此。時有玉峰樵客者。名士也。偶過蘇臺。薄游北里。一見姬。以爲神仙中人。歡生却扇。韻度繞梁。既深豔其丰姿。復倍嘉其談吐。名士傾城。互相慕悅。遂締同心之結。爰成嚙臂之盟。姬亦自以爲身有所屬矣。乃有金陵某觀察。筮仕滇池。羈身滬濱。以奉催軍糈。解橐吳閩。問柳章臺。品花吳市。既遇以爲尤物。而姬亦依依如舊識。郎既閱一面而緣深。女亦訂三生而心許。微波達意。比翼有心。因倩蹇修。委禽奠雁。爲行副室之禮。合卺於曹家巷寓廬。紅氍交拜。金盞同傾。夢蕪菴主。爲賦花燭詞八絕句。當時以爲紅玉之歸韓元帥。關盼之適張尙書。不是過矣。無何。姬重游虎阜。題詩寺壁云。風逼篷窗秋杪天。連宵支枕不成眠。阿儂已作征人婦。謝却歌衫舞扇緣。稽首慈雲大士前。桃花命薄願垂憐。難忘舊日情如海。濡墨留題泉石邊。詩寫荒祠墨未濃。船頭津鼓促行踪。孫郎若問真消息。已隔雲山一萬重。迢迢驛路意淒惶。舊事迴思暗斷腸。緣結玉簫期百世。好將鴻雪證山塘。一時傳誦人口。或以爲姬身雖

跨鳳而猶未能忘情於野鴛鴦。鍾情者因應爾耶。

蓮喜

蓮喜。江右撫州人。雖出自小家。而碧玉多情。綠珠有貌。見者皆以爲綽約好女子。而明眸善睐。自具一種韻致。年十六歸鄔。壻肢體不仁。翁姥以其少艾多姿。可多博纏頭以餬口。迫令爲之。非素願也。旣入平康。身價頗高。游冶子輒以不得一見爲恨。時有某生者。道過撫郡。設讎其家。宵闌拂榻留賓。瀕行口占一絕句贈之。云。起別蘭缸曙色稀。奇香濃染阮郎衣。生憎江上歸帆急。驚散鴛鴦兩背飛。

新嬌

新嬌。年十九。姿容秀潤。有胆識。且智慧過人。爲黎生秀良姬。初生棄儒。事計然策於珠江。識新嬌。一日生偕客飲於新嬌所。適生同夥負債事質邑令。語連生。故隸至拘生。生欲避去。使賄隸託病。新嬌不可。曰。是卽所以弄假成真也。盍往一白是非。自有公判。生欲歸告母妻。然後赴讞。新嬌曰。垂暮風燭。豈可駭彼聽聞。况此事不過株連。

公門需索。妾當爲君備辦。生感謝首肯。隸欲執生。新嬌急呵之曰。是烏可施之清白人耶。力爭始免。乃以十金付隸。屬曰。微薄之資。敢煩照拂。他日案白。當相報也。隸憐其誠。竭力代爲周旋。然以事實關涉。羈候不能驟歸。新嬌固一時翹楚。頗有蓄積。聞信託心腹。早晚饋送食物。時親往探視。又多方爲之關說。始以親到候質。不行逃避。其無情弊可知。故事遂得白。而生家人俱未之知。新嬌由是心力俱瘁矣。同伴姬母訓新嬌曰。往者貴介相愛。子亦泛泛置之。胡黎郎則如是之關切也。新嬌曰。黎郎豈他人比哉。人之貴得一知己。沒世無恨者。亦以患難相扶持耳。使漠然坐視。又何貴乎。予非諂也。此所以報知己云爾。生出獄。感其恩誼。遂以千金去其籍。偕之儲居別院焉。

桂齡

桂齡。道光戊申己酉時魁楚也。陽羨方伯開藩楚南。維時海宇乂安。承平日久。方伯輒於暮柳後。乘籜筍。偕山長某公作曲中游。與姬尤暱。嘗代撰楹聯獻觀音寺云。十

七載風塵辛苦。我獨何辜。劇憐蓮性雖胎。難堪是檀板清樽。千呼萬喚。五百年香火。因緣。身將誰託。漫道藕絲自縛。只願得慈雲甘露。并蒂連枝。未幾。方伯罷官。姬亦避地。岳州。踰年。粵逆震蕩。湖湘。姪紫嫣紅。悉被金風捲去。不知姬爲罵賊之毛。惜惜乎。抑爲從賊之李師師乎。想金戈鐵馬中。不復按紅牙拍也。

黃金嬖

名連黃金嬖。色藝均絕。聞故老言。住虎邱之留春榭。恃才不肯交俗客。蔣采臣嘗贈以詩云。脩到鴛鴦便是仙。春來好賦定情篇。梨花明月吹簫夜。柳絮東風倦繡天。閒倚朱闌調笑語。醉扶紅袖上秋千。泥卿和我傷春句。先向妝臺擘錦箋。

蓮霞

蓮霞。金陵人。色藝冠時。築香巢於丁字簾前。賊未亂時。年十三四。登場一舞。纏頭累千百。性嗜文字。才人名士心契之。久之亦能吟詠。兼工繪事。習馬守貞黃淑之雙鉤。蘭花名愈噪。某生故名下士。與姬絕無交。姬邀之。至相見恨晚。懽好甚。欲委身事。生

曰。娶姬一律。載在祖訓。不能以青樓人爲妾。違之。身後不准入祖祠。奈何。因贈以詩云。我有卿年卿始生。卿成國色我無成。琵琶千古傷心事。誤我華年莫誤卿。姬卽席和云。今生何必說三生。抽盡春蠶繭未成。誰解憐才勝好色。酒醒枕畔喚卿卿。因相對泣下。此咸豐壬子秋夕也。未幾金陵陷。各分散。城復後。鳳去臺空。以爲香消玉碎矣。忽二十餘年。生已貴。拜客出門。見一老婦。傍輿而過。面色慘淡。且行且言云。悔餘翁紅藥生。劍舞叟皆死。世無知音。以千金市駿骨。與其伍俗子。甯赴西江。偕屈靈均作佳偶耳。生聞而異之。然不知爲誰也。次日。聞人報有老婦求見。生命引入。婦伏地慟哭云。君爲貴人。尙識蓮霞否。生大驚。命坐。婦歷述所遭。悲從中來。不可仰視。生更淒絕。強慰之。爰糾合同志。爲之延譽。幸蓮霞一枝枯管。尙能橫掃千人。因而文字生涯。乞靈翰墨。藉以免凍餒苦。嗚呼。當年綺夢。均付斷腸。此日窮途。不堪回首。美人遲暮。名士飄零。千古傷心。如出一轍。

程代黑香

程黛香者。滬上彈詞女郎也。色技兼絕。而尤長於才。嘗自負。欲兼黛玉。香居而有之。故以爲名。曾見其題馮小青題曲圖云。焚將詩艸了。今生莫再他生。尙有情。卿說憐卿。惟有影。儂將卿畫可憐卿。卿題艷曲我題詩。舊時錢塘有所思。後有小青前小小。一般才女兩情痴。美人命薄本多愁。濃福還須幾世脩。一語慰卿兼自慰。留些詩句也千秋。纏綿悱惻。讀之黯然。同時有陳芝香者。與黛齊名。葛隱耕詩。前輩芝香與黛香。會書未肯便登場。若教往事談天寶。一曲琵琶淚數行。正謂此也。

盈盈

盈盈潮妓也。姓鍾氏。年十七。以家貧墮妓籍。美而艷。嘲談談笑。輒傾座人。襄陽于生。以事至潮。暱焉。生父爲御史。直聲聞都中。會劾一巨璫。反爲所陷。以誣罔下刑部獄。京師距潮海。萬里而遙。時當清世中葉。輪舟鐵路。尙未通行。當生黃金買笑之時。正乃父圖屏待命之日。及急使至潮。生檢視函封。大驚失色。以示盈盈。盈盈知不可留。亦竟不作惜別語。惟兩行珠淚。終不能自闔。且是日生行。風塵車馬。幾滿百日。乃至

京師。則乃翁已死獄中月餘矣。蕭寺荒涼。殯宮淒絕。既鮮手澤。又無遺言。生撫棺大慟。久乃偵知禍發於巨璫。而成於刑部某郎中。乃翁蓋非良死也。生既含辛茹痛。奉棺歸葬。已乃屏絕妻子。盡變家產。浪魄江湖。冀得一逞。時則某郎中已簡放爲江甯糧道矣。蓋亦巨璫之奧援也。生蹤跡至此。變姓名爲傭保。勤勞既慣。精力轉健。思瀾跡署中以求一逞。一夕得間掩入。僕從以爲賊也。執而撻之。經日復釋去。制軍閱水師還寧省。官吏迎之於郊。生易侍人服。謀行刺。亦爲衛兵察其僞。鞭而釋之。初不以介意也。生兩被困辱。終不如志。乃爲人刺船於秦淮。有貴客張飲舟中。挾妓十餘輩。中一麗人。似昔日六篷船所遇者也。不禁輾轉而歎。酒闌客散。麗人去而復還。呼舟更載。審視果盈盈也。不覺涕下如綆。盈盈詢何以至此。生具以告。因微露來意。盈盈笑曰。公子孤身荏弱。豈能爲荆聶耶。士爲知己死。公子自有知己在。何僕僕爲。語已解腕。劍授生。生方居窳鄉。且志切復仇。亦貿貿然受之。自春徂秋。忽聞糧道升任蘇省藩司矣。又聞糧道納秦淮某妓爲第九妾。携以之任矣。生更刺探。則所納者卽蠶

日舟中所遇也。始而憤。既而若有省。終而大悟。撫案喜躍。猶慮一弱女子之無能爲也。聞糧道眷屬。不日從水道起程。乃求爲其需工。遍觀諸婦女中。獨無盈盈者。知先挈以行之言不謬也。舟已至蘇。生復藉搬負物件。得人藩署內。竟得一見盈盈。雖不得通辭。而目光一照。知此柔腸俠骨者。爲計決矣。自此盈盈時資助生。妄稱爲舊僕。闔署不怪也。生留蘇月餘。不得耗。住荒祠中。一夕忽有軀送一函至。纔方寸紙。而緘封甚固。啓之則中無他物。惟斑白之鬚數莖。若新鑷下者。猶帶血痕。度必有以。明日聞人言藩司晚宿某妾室中。晨忽不起。目瞳舌張。類被毒者。某妾亦以嫌疑被逮。生至是始悟盈盈前之爲餽。所以示信也。乃焚鬚爲灰。和麵作餅。以祭乃翁。即自食之。盈盈既逮。以謀殺自承。遂如婢妾謀家主律處磔。行刑之日。有白衣冠來者。向盈盈下拜。刑者每下一刀。其人輒一拜。藩司之家。故矚行刑者細碎劓之。閱時既久。被刑者糜爛。而拜者亦氣盡死矣。知其事者。皆意爲于生也。

金黛雲

黛雲者。胡雪巖姬也。雪巖敗。挾金貲來居滬北。枇杷門巷。自稱曰金紅仙。旋適一陶姓。去。不容於冢婦。陶遣之。復出。仍姓金氏。名曰黛雲。復理舊業。初操杭州語。久之。始習爲吳下阿儂口吻。以故人皆知爲錢唐蘇小鄉親也。一時豔聲噪甚。而金黛雲擇人而事之心甚切。蓄千餘金。以授毘陵中山君。囑代儲於銀行。蓋心已屬於中山君矣。時中山君就紗廠之席。揮霍甚豪。北里諸姬。多傾向之。未幾。遂別娶一人。金黛雲聞之大悲。造中山君。將與論理。而無理可據。中山君笑遣之。並還其銀行存據。黛雲不受。曰。吾付君者。奚止此。蓋將藉此爲訛索地也。旋經人排解。乃去。黛雲既不得嫁。中山君鬱鬱不得志。後乃適一執藥業之寧波人。生二女子。又以故下堂。求去。並挾二女子以行。寧波人訴於官。纏訟半年。卒判離異。黛雲乃復出。理舊業。而色少衰。馬纓花下。不復似從前之車馬如雲矣。

若蘭

若蘭。吳人。幼爲湘勇所掠。鬻於江某。庚午來長沙。年已二十。有二體態豐盈。語音輕

脆。騁其談鋒。終日不倦。招之入座。或謂以鳥鳴春云。傾動一時。門盈車馬。秋娘雖妬。春士爭投。尤與茶江公子厚。公子固懷盈潘果者也。辛未春三。嘗作楔游。登嶽麓山。飲三閭大夫祠。香草美人。風流未墜。湘潭尹生。工西人影相術。就酒邊照之。新紅欲然。淨綠如洗。姬倚闌遠睇。公子凭肩而笑。作指示狀。神情宛若。試喚真真。櫻口欲應。壬申僑寓湘潭。忤西商。時有聶典史。嘗因巨室豪僕。觸其前導。當街仗之。因此以風厲名。西商招聶飲。故謂姬嗜聶多金。從而庇縱。聶立辨其誣。西商遂激之曰。若不庇。敢責之歟。聶曰。何不敢之。有西商曰。渠自中丞以次。顯僚巨紳。鮮不相識。若典史敢乎。聶奮然曰。渠豈某巨室比哉。吾且仗其僕矣。擲盞而起。至姬寓。執之。笞於通衢。凡二十。姬受此無妄之災。明光頓減。輿致亦闕。輒言欲改緇服。見比邱身。以懺綺語云。

桂憐

桂憐朱姓。四川人也。夫唐氏早死。其翁挾之游澧州最久。庚午來長沙。聲價少減。於若蘭而品較潔。有假妹曰丹桂。曰金桂。均妖麗。客至則丹金應之。非跨李十郎青駒。

驪。墜。榮。陽。生。珊。瑚。鞭。者。桂。憐。不。之。見。也。喜。談。詩。學。畫。蘭。有。致。誓。不。與。有。髭。者。狎。某。將。軍。財。雄。一。鄉。而。于。思。可。憎。百。計。媚。姬。未。得。所。欲。臘。月。六。日。挾。姬。宴。雪。姬。索。白。狐。裘。南。中。素。少。是。物。意。借。以。難。之。將。軍。敬。諾。時。統。防。軍。駐。城。上。歸。集。諸。謀。士。籌。之。有。客。進。曰。向。在。湘。潭。曾。見。之。索。值。五。百。金。將。軍。甚。喜。召。健。兒。手。契。箭。限。時。刻。以。購。之。果。以。五。百。金。而。得。往。返。只。七。十。刻。其。程。則。百。九。十。里。也。臘。八。佛。誕。姬。已。著。之。禮。佛。矣。其。曲。意。逢。迎。如。是。顧。牀。第。間。輒。涕。泣。告。以。夫。死。後。無。外。遇。將。潔。身。以。報。泉。下。人。將。軍。嘉。乃。節。不。復。強。常。舉。以。告。人。稱。之。曰。貞。婦。貞。婦。辛。未。秋。丹。金。均。適。人。得。善。買。姬。擁。貲。頗。豪。翁。死。了。然。一。身。亦。不。嫁。徘徊。長。沙。湘。潭。間。與。烏。巾。少。年。相。贈。答。見。將。軍。猶。懷。懷。也。

小五寶

南海沈鳳樓觀察。風流自賞。才調無雙。在建得尙書幕時。眷秦淮名妓小五寶。常作聯贈之。曰。小樓一夜聽春雨。五鳳齊飛入翰材。小五鳳樓二字。均嵌入聯中。一時傳誦。當是時。建德尙書春秋已高。事無巨細。一以決之。鳳樓。鳳樓一日不見小五寶。卽

食不甘味。寢不安枕。節署公牘。每於曲巷中籤押之。一班趨炎附勢之俗吏。逐日奔走於小五寶之門。鑽營請託。無所不至。小五寶見有落拓之名士。每喜爲之說項。患得患失之鄙夫。則不屑也。鳳樓乃益重之。因贈以詩曰。頗愧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識荆說項尋常事。第一相知總讓卿。蓋不僅悅其姿色之艷。亦且悅其才識之高也。未幾建德尙書移督兩粵。鳳樓以戀小五寶故。不願隨節。建德尙書如失左右手。乃遣某太守爲之媒妁。小五寶因之歸於鳳樓。明年鳳樓奉天子命分巡奉錦山海。鸚鵡雙雙。遂由南而北。每過通都大邑名勝之區。流覽風景。携手偕行。不知者以無老父携弱女。而鳳樓不顧。以爲人間無此樂也。

濮小姑

濮小姑。韓江人。態度豐艷。柔情綽約。雖不嫺文翰。而吐屬溫和。遇少年服飾炫麗。舉止浮蕩者。厭薄之。名士騷客。聯句飛觴。則櫻唇微綻。粉靨生渦。侍坐終日不倦。否則邀之不至。卽至。酒數行。先姊妹歌滿江紅一曲。便向座客檢衽辭去。雖有力者。啗以

金帛挾以威勢。亦不顧也。故當時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如奉爲吟壇主。臨安吳殿撰擲雲校試潮嘉。適乘其舟。嚴諭從人。禁妓不得入謁。小姑竊窺而心慕之。然以學使尊嚴。何敢遽爲毛遂。幘轡于中。莫可排解者累日矣。一日傍晚。舟次齊昌江口。密雨如注。小姑曰。此天贊我也。因與其母定計。設筵醉僕。從於他舟。潛令篙師約當吳寢所。穴篷數處。頃之衾枕淋漓。吳急起狂呼。莫有應者。小姑僞自夢中驚覺。挑燈出視。謂吳曰。湫盜何可憇。後有小榻尙潔。敢請貴人移寢。何如。吳睨之。嫣然一笑。媚致橫流。不覺心動。遂與燕婉。及試罷返省。題便面以贈小姑曰。輕衫薄袴雅相宜。檀板仿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後。月明初見柳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袂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篷窗便百年。小姑捧詩而拜。欲脫籍隨行。吳不可。殷勤慰諭而止。於是潮人咸呼小姑爲殿撰夫人云。小姑益自矜貴。卽名士騷客。亦雍輕覲其面。假母逼之。小姑曰。兒曾侍寢玉堂。何可復理故業。遂出私囊千金於湘子橋邊。築精舍數間。焚香禮佛。後聞吳君逝世。設位哭奠。不食而卒。

艷妹

艷妹不知其姓氏。或曰卽濮小姑之妹。姿態豐艷。舉止蘊藉。頗有小姑風。浙人沈靜常贈以詩曰。蘭湯試罷倚新粧。回憶巫雲幾斷腸。寶樹自歸珊網後。一枝紅艷獨凝香。生平不諳絃歌。酷喜彈棋。客至其舟。有善弈者。即煮茗對局。終日不倦。靜常每勸其脫籍。而妹不悟。因題詩棋枰以寄之。殘棋一局費思量。小劫頻經未散場。困到垓心纔回首。滿枰花影已斜陽。妹得詩泣下。曰靜常真愛我也。敬當什襲。無負明訓。

曾春姑

曾春姑。澄海人。自幼父母俱喪。依於孀母。蓉娘。丰姿穠粹。如碧桃初放。滿座生春。顧性情孤峻。每日晨起梳洗畢。輒閉戶焚香。或臨窗刺綉。不喜見人。嘗有販米客備百金。願親癘澤。春姑鄙其人。毀妝稱疾。客去。蓉娘讓之。春姑曰。撫養之恩。兒豈忘懷。容俟得當以報。無相迫也。蓉娘無如之何。然春姑之名。從此噪甚。欲締交者。蠲首屢滿。俱不當意。吳江金大司馬聽濤。爲諸生時。作客韓江。聞其名。訪之。值午睡。因朗吟梁

簡文美人春睡圖低鬟壓落花之句。驚迴幽夢。倦眸斜注。覺金公神彩。不似庸流。整衿徐起。叙談良久。情意頓洽。遂成燕婉。未幾金公鄉試旋里。春姑祖餞江邊。攬衣揮涕。金公取小端硯。勒其事於背。贈之曰。我苟富貴。携此而來。當不相負。春姑珍如趙璧。後十餘年。金公以內閣學士校試潮嘉。向例當道往來。蛋船應役。時春姑猶在舟中。未脫籍。隨蓉娘至清溪。聞學使姓名。居甚確。伏篷底窺之。態度宛然。密謂蓉娘曰。是誠前度劉郎也。夜分。設筵舟中。延其幕客沈靜常者。邀金公過飲。春姑作別時妝束。俟酒酣。用盤承硯獻之。金公就燭取視。驚詢曰。爾豈昔年韓江曾氏春姑耶。春姑鳴泣。不成一語。金公携硯返舟。作詩二首。贈白金五百兩。慰遣之。春姑遂留金於蓉娘。曰。兒不能復事賤役。聊借金公之惠。以報阿母恩。因擇士人委身而去。詩曰。含顰憶昔侍尊前。麗服靚妝似水仙。今日相逢卿老矣。不堪回首問當年。不抱琵琶過別船。芳心與石一般堅。相思有証分明在。淚漬模糊滿硯田。

郭十娘

郭十娘居齊昌西門外。早著艷名。一時名流爭妍取媚。尋盟責諾無虛日。十娘蔑如也。獨與金柳南傾蓋輸心。如董小宛之遇辟疆。柳如是之懷謙益。其私心竊計。謂意中目中。微斯人莫可委身者。柳南名作機山陰人。家計山卓犖不羣。意氣豪邁。工吟詠。屢應童子試不售。卽棄去。遊募齊昌。公餘登河濱之嫋樓。屢招十娘不至。因以蟬翼紗二端。並蒂蘭一枝。遣僮申款曲。十娘收蘭返紗。謂僮曰。歸語汝主。好珍重。此花拜惠多矣。越日柳南張讌邀姬。少選十娘珊珊來。雅服靚粧。容華妍秀。席間奏湘妃怨一曲。宛然幽篁。泫泪音韻悽楚。定情未幾。而十娘嬰疾。柳南爲之焚香默禱。由是十娘情意逾密。欲脫籍相從。而柳南旅囊羞澀。因製如意一鈎。各執半。要盟以待異日。適某邑某公夙聞柳南名。尚伴厚幣以聘。勢不可却。刻日戒途。十娘設讌以餞。相對汎瀾。酒半柳南僞醉。離席馳馬去。從此關河間隔。歡會難期矣。柳南以世無黃衫客。恒鬱鬱。因賦如意詩寄十娘曰。如意不如意。其如如意何。望穿春信杳。別久淚痕多。孤月照裙屐。重雲鎖黛螺。回頭似一夢。壯志盡銷磨。後十年柳南重過嫋樓。十

娘已臥病牀第。玉容憔悴。握手失聲。柳南賦詩二十首。歌以當哭。節錄其半。十載重來事已非。梨花零落燕分飛。徐娘未老風姿減。泪濕當年舊舞衣。幽蘭一剪証前因。蟬翅紗輕穩稱身。對鏡嫣然渾一笑。分明我是意中人。挹翠偎紅正暮春。名花齊折鬪芳辰。一枝冷艷誰堪似。妙手玲瓏寫洛神。華燭高燒照綺筵。清歌兩部醉羣仙。漏聲欲斷人初散。偷近熏籠倚玉肩。小閣濛濛細雨中。殘燈隱約背窗紅。傷春倦臥無人問。獨燕心香禱碧空。沈疴乍起倍清癯。閉戶兼旬似隱居。興至偶然乘彩鬪。閒憑水榭數遊魚。不曾豎指學紅綃。鐵鍊河須鎖綺寮。怪底連宵玩明月。出門動卽遣垂髫。原注十年前假母盧十娘效紅拂故事。跬步命小婢隨行。半鈎如意締三生。密誓雙雙對短檠。小語有時紅兩頰。欲呼夫婿又低聲。悲莫悲兮生別離。臨歧揮淚共牽衣。明朝南濟橋頭水。不見鴛鴦相並飛。賣賦慚非司馬才。空教紅粉委荒萊。不知海國蒼茫外。何處黃金可築臺。未幾十娘奄逝。埋香黃土。柳南携尊哭奠。其生前愛桃花。爲購數十株。環種墓門云。

琳娘

琳娘不好粧飾。粗服亂頭。天然風韻。有潔癖。拂拭几榻。塵塵終日不去手。凡賈人與達官門吏等。雖挾重貲求見。概不納。獨與湘湖老人程介夫善。故介夫贈詩有作客頭將白。逢卿眼倍青之句。後介夫得疾旋里。逾年無信。其同鄉友人王百川過琳娘。見淚痕滿面。伏枕不起。詢其故。曰昨夜夢介夫死矣。百川多方慰諭。終不釋。已而凶問果至。琳娘爲位哭之累日。噫風塵中如琳娘者。蓋亦鮮矣。

玉娘

玉娘膚理皙白。態度輕婉。每夕陽含波。晚風微颺。輒金鎖絳衫。獨倚水榭。望之如仙。座客王百川贈詩曰。滿江風月淨塵氛。獨立亭亭迥不羣。漫說玉娘顏似玉。軟香更勝玉三分。真實錄也。其母貪鄙。稍不如願。即令玉娘謝客。澄海豪客李芥園邀集。羣江人士張宴。湘子橋下。玉娘每度一曲。擲錦十匹。其母聞之。匍匐船頭。口呼佛號。以謝芥園叱去。滿座闐然。玉娘不勝忿。旋舟數日不食。其母悔悟。惡習爲之稍減。

簪姑

簪姑人物秀麗。服御繁華。有豪貴家氣象。韓江士人鄭之鼎常與交好。贈詩云。碧紗如霧護春粧。蘭麝熏多骨亦香。何處相逢曾識面。刺桐花底月昏黃。矜貴氣象。於此可見。鄭生貴介子弟。與簪姑往來。未及半年。所贈不下數千金。唐人北里志稱每席四銀。燭盡加倍。較之鄭生。不亦陋哉。

大姑

相傳秦淮有名妓大姑者。某觀察眷戀之。曾太傅爲之戲作一聯曰。大抵浮生若夢。姑從此處銷魂。一時傳爲美談。

劉蘭卿

郭子美軍門妾劉氏字蘭卿。本揚州良家女。遭亂落平康籍。非素心也。軍門遊海上。見蘭卿奇賞之。蘭卿力求脫籍。乃贖歸爲葦室。時年纔十五。光緒五年。軍門奉命入覲。旋赴直隸提督任。招姬同赴古北口。王事賢勞。竟驟病卒。蘭卿服阿芙蓉膏殉。聞者傷之。

李愛珠

李愛珠詞史。住吳下之宋仙洲巷。佚蕩笑謔。似無甚心機者。江建霞茂才往訪焉。詞史見江扇上自書詩句。吟哦三復。訝其識字。問之不答。知有隱衷。益善遇之。嗣後每往必索詩。一日出小箋書三絕句贈江。悽然曰。君語多情。余本河南世家女。因荒歲爲人掠賣。作此賤業。見游章臺者多鄙俗。故絕口不作韻語。今讀君詩。不覺脫口成誦。殆有情不自禁乎。詩云。明知量窄頻斟酒。故識才多屢索詩。此事當非嫌我惡。從來生性本憨癡。桃根桃葉事尋常。爲愛名花惱寸腸。我是文通詩弟子。錦屏端合換門牆。絮泊萍飄誤綺年。好春明日又誰邊。縱然賺得江州淚。不灑東風染杜鵑。詩未必佳。而得此人於風塵中。抑亦罕矣。

秋娘

秋娘者。光緒初北里之尤也。雅自矜重。不輕易見客。一媪左右之。秋娘云。其生母也。亦頗成秋娘之志。其姓氏未嘗自言。或問之。母女皆笑而不答。秋娘時時操吳語。亦

能爲粵語。作官音。或疑其家世粵東。然亦莫能明也。善騎。好跨小驪駒。挾彈弓。遨遊佳山水。凡東南名勝。若虎邱西湖平山惠泉間。足跡皆遍。辮髮繡襦。冠六合。一統帽。輿至。見烏鳶。偶爾一彈。皆折翼。墜羽。墜馬前。卻顧不取。少頃。烏復振翼騰起。輒鼓掌笑。疾駛去。鄉人見之。疑爲張仙下世。不辨爲雲英也。信陽何生。慕遊江北。獨與秋娘厚。然特一茗而已。語或涉諧鄙。秋娘輒作色不語。必謝過乃已。蓋始終未嘗留髡也。何生告人。秋娘生平不近豕肉。不飲酒。而好飲牛乳。其飲食極精潔。皆阿母手辦。不與他人共。當花開月滿時。豪興激揚。舞劍筵前。飛鞚郊外。有目空一世之概。及酒闌人散。母子背燈。喁喁私語。淚下如珠。若不勝其幽恨者。殆一傷心人也。駐甯提督某。新立戰功。越南勢張甚。見秋娘於秦淮舟中。艷之。將納焉。母女不可。提督怒。使麾下材官數十人。夜往劫之。秋娘徒手曳一帕。笑且迎於門。人近者。舉帕一拂。輒顛仆數步。外所持器械。皆自墜地。材官返以告。提督大驚。詰旦。母女莫知所向矣。明年生佐粵東學使者幕。大燕於珠江舫中。醉倚船檻。有小艇載麗人。擲笛而來。遙望

之頗類秋娘。漸近。掠左舷而過。果秋娘也。招以手。秋娘亦揚手相答。須臾。順流去遠。生倉猝不及通問。心殊悵悵。歸後使人訪於北里間。竟不得踪跡。越十餘日。僮白有美少年求見。不肯言姓氏。命延入。則秋娘嫋嫋來。素衣縞袂。問訊。迺知母死矣。秋娘語次。喟然謂生曰。心事未酬。阿母又見背。君視儂顏色。得如前否。生曰。無他。但清減耳。侍婢捧琵琶來。秋娘爲生徐彈一闋。聲調淒激。鬱伊欲絕。曲終推琵琶起。目生淚。簌簌落。生固留之。秋娘曰。已矣。他生未卜。此生休。遂去。自是秋娘不復與生洽。而性情乃一變。風流蕩佚。異于平時。生聞而訝之。一日往詣秋娘。至其妝閣。則秋娘方共一少年比肩狎坐。見生至。了無忤色。生歎恨去。少年者某宮保孫也。旣溺于秋娘。凡所言無不聽。秋娘請從人署。一覘宮保威容。少年甚難之。秋娘固請。乃潛輿以入。若爲內眷者。少年有夫人。妬甚。其小僕奉夫人命爲偵者也。秋娘旣入。事發。夫人大詬。操杖以逐。秋娘匆遽走出。夫人搜篋。得秋娘小影。以示宮保。宮保審視良久。召乃孫。至。詢知始末。大怒曰。畜產將禍而祖父耶。此何人而可近耶。少年伏地請罪。明日梃

騎至門。秋娘度事裂先避。未爲所獲。何生居學幕逾年。忽秋娘有書自香港來。發視之中。裏一象牙小印。書曰。妾家亡國破之人也。先君子早年恫於滿人之虐。因衆志倡義旗。保固一方。以待清宴。外抗邊夷。內靜狂寇。比於竇融張軌。豈遑多讓。妾生長深宮。略諳詩禮。亦儼然金枝玉葉也。昊天不弔。苗賊助凶。四十萬人。一齊解甲。先君既抱恨泉路。弱女遂零落天涯。嗟乎。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所含辛茹痛。苟且偷生者。希冀手屠苗賊之脰。以復不共之仇也。不意薄命人命薄於紙。輾轉風塵。所遭輒不如意。豈以平生志節猶存。未甘屈下之故耶。秣陵倉猝。滬上流離。蹉跎之痛。遂及老母。間關來粵。乃復逢君。欲述苦情。難於傾吐。疇昔一席話。君憶之否。蓋改絃易轍之志。於此決矣。果也。雛兒淺躁。入我彀中。不幸詎起中閨。事機不遂。老賊狡猾。遂動猜疑。記先君子方盛之時。苗賊親來納款。當時妾侍於側。賊遽以秦簫爲請。先君愛憐。不欲委之虎口。以少長相遠爲詞。彼乃憤怒。中夜斬關而去。鸞起於妾。遂致覆祀滅宗。嗟乎。此恥則西江不濯。此恨則萬世不復。哀哉。天下丈夫。惟君尙能垂憐薄命。用

敢略述腹心。使君知區區清白身。非甘心作河間婦者也。計書達時。妾魂當散爲輕塵。魄當淹爲蟲沙久矣。天長地久。蒙恥飲恨。痛如之何。魂與筆銷。無多贅述。生得書。悵惋無已。以其印示人。則天策上將四字。或識之曰。此當年杜文秀所用小鈐記也。

黃桂英及婢阿招

蘇妓黃桂英。有聲容。婢阿招。亦豐姿首。花葉相襯。傾倒五陵年少。有富人王某。艷而溺。之前後所費不下數千金。一日。又以阿招所愛珠飾往。至則見其摒擋物事。異於平日。問之曰。嫁人耳。駭問嫁何人。曰。沈大少爺耳。已別租屋與我居。吾思嫁彼久。患資不足。既得君之贈。吾坦然矣。曰。吾待汝不薄。汝忍撇我去乎。女笑曰。吾與彼年相若。汝老將入墓。豈尙存此念耶。王忿而去。女遂歸於沈。沈韶秀而乏資。女挾以至者。殆兩萬。故屋中一切鋪陳飲食之費。皆出之女。沈妻以悍聞。久之。諭其事。輒以肩與往。好言謂女曰。吾知汝德性甚佳。以佐吾至宜。惟外居非宜。人且議責。歸宅同居。吾與汝姊妹也。何復參差。女初聞大婦之悍。猝見其和藹謙下如此。不覺輸服。且意別

居亦不能久。乃盡室隨之歸。大婦即指一屋與之居。數日。大婦過女之屋。見其陳設。曰：如此裝飾。仍似堂子家。甚不宜。令撤換。即曰：汝之服飾。至人家亦多不可用。吾當爲汝藏之。遂悉令將去。女至此。始知被給。然竟無術阻之。其可憫冤苦者。即所謂沈大少爺一人而已。沈素不吸鴉片。自識女。乃習吸烟。癮甚大。沈之妻。乃言宜速戒烟。然此事不能不親自料理之。於是沈大少爺者。日夜皆不能與女接談。而女自此惟對影飲泣而已。不久即鬱鬱死。杭有韓紳某之子。聞其事。曰：婢如此多金。其主人可知。奇貨不可失。則徧貸得千金。走蘇。假居友人家。無幾。得昵黃妓。若甚悅之者。用度亦頗揮霍。亦時言欲娶黃。不意其狀。偶爲黃窺得一二。遂盡發其詭謀。願黃佯爲不知。一日謂韓曰：吾今盡覆諸客。嫁汝矣。韓喜出望外。黃曰：惟有約。吾以身許汝。汝以後食宿吾任之。然汝居吾家。不得出大門。跬步。此著大出韓意外。願猶未知蓄意也。嗣後韓日夜受黃之指揮。視爲器物。久之。且成人腊。幸韓之友。怪其久不見。既伺知狀。乃以數人往。逼迫黃出韓。且佐以官勢。乃得生出黃妓之門。而形容則大變矣。韓

所持千金。既盡。至是尙借資。狼狽而歸。茲事王爲阿招給。而阿招旋爲大婦所迫。至死。韓又幾死於黃。而皆有自取之道焉。豈不險哉。

姜寶玉

雙喜班妓姜寶玉。有白面張飛之稱。最爲某公爵所賞識。三月念八日。召飲於煤市街某酒樓密室。秘議三小時。卽跟局之大丫亦屏去。不使與聞。樓上有飲者。詢得其事。徧舉以告人。而謾某公爵爲單料陽虎。蓋謂其僅盜寶玉也。以野蠻之張飛遇奸詐之陽虎。當爲新今古奇觀中添一段材料也。

秋容

無錫薛通甫。叔芸先生之弟也。甲申入都。遇通州戴某。見其風雅可人。語頗相得。因延至家。使課其姪。督課頗勤。一日戴在館。忽接四川鹽茶道蔡某公文一角。駭然察之。則本寄通州。因詢知其無錫。卽折寄至無錫。拆視之中。有密函一封。言余被劾罷官。將舉家東還。家有妾十九人。大率姝麗。今旣失官。無心料理此事。將擇其無子

女者遣去。或歸家。或嫁其意中人。或入庵爲尼。悉聽所之。每人媵以五千金。服飾聽令攜去。惟第十八妾名秋容者。本燕臺名妓。自言在北里時。所交客雖多。然嘗訂白頭約者。惟君而已。且述君踪跡甚詳。君倘有意者。當卽遣僕送秋容。及其緇重。至君家耳。戴見函。癡若木雞。因招薛示之。薛曰。蔡公此舉。豪宕不減古人。佳人贈名士。昔多有之。盍亟成此事。令後來又添一段佳話也。戴因諾之。且作函深謝其意。久之杳無耗息。至九月間。忽一舟子馳函詣戴。云舟已泊西門。請君速去。薛聞其事。急至館中。取視其函。云承相許之事。本擬早遣。因川水大發。行舟甚險。故遲遲至今。又廉知君係寒士。故於五千之外。復加贈二千。以此經營事業。亦足溫飽一世矣。薛問戴曰。君將何如。戴凝想久之。曰。我尙無衣。如何去耶。薛笑曰。此易耳。亟令人持新夾衫至。曰。著此往見佳人。殊足爲此衣生色。戴遂往。數日不見其動靜。薛至舟中視之。見戴方與妾觀一畫冊。流盼笑語。見薛至。亟藏冊迎客。言賤妾初至。未許遽離。致未趨館相告。實深慚悚。薛謝之。因詢其狀。戴曰。所携之金。差已相符。併諸珍飾。約可萬餘金。

書生得此。實已大慚。今擬僦屋。僑居此間。一切尙須相煩耳。薛許之。令人爲租屋。并爲備置器具。戴遂偕妾入屋。戴翌日詣薛。謝其照拂之意。又置酒招薛及三數知交。餽屋。妾出徧拜。客見其容態流媚。羣嘖嘖稱戴豔福。然戴燕昵殊甚。不常至館。或遣人偵之。必聞戴與妾嬉笑聲。至年終。薛往晤之。且議蟬聯。戴曰。自頃月以來。以家事故。常不至館。曠誤館課多矣。明歲何可再素餐耶。且妾以吾年少。宜亟圖進取。將爲我捐一京職。今當拊搗回通。明春即當入都當差矣。薛曰。君既有此志。敝宅何敢強留。因問行期。且謀飲餞。戴復曰。賤妾不慣食南中飲食。君家願福。能作北菜。欲暫借用得否。薛許諾。逾日戴遂雇一大舫。携秋容及願福并男女僕從往通。至次年春間。未得戴一信。方怪其無情。忽一日得願福來信。言現在江都監中。苦憊不堪。懇速援拯云云。薛大駭。急至揚州探其事。則果有之。即託人設法保出。詰問本末。始知戴自發無錫後。並不回通。卽泊鎮江度年。戴少孤。其叔撫之成人。且爲娶婦。是歲不見戴歸。諗知其狀。因沿途詢訪。得之鎮江。強之歸。至通。叔迫令偕己至家。禁勿許出。一日

乘叔出。乃私詣船。則船已失所在。大驚告叔。值其回鎮江。急掉小舟追之。至鎮甫登岸。忽見顧福着狐皮袍。倭刀馬褂。皮帽緞靴。行街市中。戴大怒。遽前連批其頰。詰之。顧福惶遽叩頭曰。小底本是不敢。實緣女主見老爺數日不歸。便吩咐小的曰。此人本非我夫。今既如此軟嫩。汝可著彼衣服。便可作老爺矣。且命開船。回至鎮江。戴怒甚。命顧福引至船。甫登船。則秋容泣指顧福曰。此狗奴才。自汝回家後。彼卽百般調戲我。見汝數日不歸。卽逼姦我。且迫令回舟至此。我一荏弱婦人。如何能拒之。戴信秋容言。卽送顧福至甘泉縣。押入監中。而自乘大舫回通云。薛因携顧福回無錫。復作函至通詢其事。久之竟不得覆信。以爲戴必已入都。作京官矣。年餘。薛之姪以事入都。訪戴踪跡不得。一日赴友人飲。遇一通州人某。因詢戴踪跡。某大笑曰。異哉。此事。君謂彼今何作。曰。不知。因詰之。某曰。彼今爲妓院長。大驚。問其故。某曰。自彼回通後。另儼一屋。居其妾。絕不至叔處。叔往曳之歸。則乘間逸去。叔又往曳之。則又逸。如是再三。叔怒不復往。遂氣結而死。其妻忿甚。復往妾所詬之。則戴與妾交詬。妻且撻。

之妻亦忿激病死。遣一女戴携之歸。妾虐待如婢。已而妾無狀日甚。至招男子燕飲。戴不復能忍。責之。秋容怒曰。汝一窮酸兒。坐得我如許貲產。有何福消受。今乃欲禁止我乎。此中無汝纖許物。請君卽出此門。無預我事也。戴負氣彳亍出門去。時已無家可歸。詣其戚。則戚薄其前事。不之理。詣其友。亦無不落窳相待者。欲覓一館餬口。復無人爲之介紹。無已。乃復至秋容所。哀之。秋容笑曰。我知汝必歸。果爾。今姑念前情。許汝居此。勿得問吾事。吾亦不少汝食。戴無奈何。一一如教。自是秋容公然招客。歌吹燕飲無虛日。戴伺候秋容。惟謹。有時或食客餘食。秋容猶以在通多不便。且客少。因移家鎮江。又自嫌容色衰謝。復購兩雛女。教之彈唱。爲妓以自養。戴居其家。亦安之若素云。

新柳

天台無住法師。本仁和錢氏子。生而聰穎絕世。年九歲。賦白桃花詩二十首。驚其座人。十六喪母。十八喪父。哀痛之餘。鬱伊不自得。友人王生。師總角交也。其文才不如

師而心性淳至。與師爲莫逆。思有以解之。乃勸爲汗漫之遊。會有官津門者。招師佐幕事。師遂自甬東附海船以行。甫出口。遇大風。洪濤春天。迴潮盪氣。飄泊一晝夜。俸至吳淞。而舟毀矣。以行李登岸。乃溯江至揚州。自清淮陸行抵津門。住津二年餘。辭歸。南至江寧。時王生亦以秋闈至甯。復相遇。抵掌歡甚。一日。與師偶遊秦淮。有小妓新柳者。婉嫵如良家兒女。且頗嫺文字。師絕愛憐之。已而蹤跡日密。燕婉之情。殆有甚於畫眉者。然而未及亂也。一日復往。侍者辭以疾。欲入問。則復以他辭拒。心疑焉。直突以入。則斐几在庭。爐香陳案。新柳方嫻下拜。且口喃喃微訴。不知作何語。心大異之。新柳見客驚起。低鬟俯首。脈脈無言。而眉眼青青。猶似垂條籠雨也。師徐詢之。不答。再詰之。淚淫淫下矣。自言今祀者非他人。其故主也。新柳本淮人。年十歲。父母以貧故鬻之高氏。高氏亦世家。宦於越。因家焉。高氏有女曰夜姑。年十二三。一見愛之。爲命名曰新柳。以爲侍婢。教以文字。女紅。夜姑年稍長。性好遊。尤愛西湖山水。一歲往返至數次。輿會所至。時或題小詩以寄意。由是才慧聞一時。聞名者踵至。而

父母必求才質姿性。足與夜姑匹者乃許。由是議久無成。夜姑年十六。自湖上得詩稿一冊。不知何人所遺。惟上粘美少年小影。夜姑得詩卽藏之。每日必閱數十過。乃至燈前枕畔。信口閒吟。皆稿中詩也。其和作復可數百首。未幾遂病。百藥不愈。高翁視疾於牀頭。得詩察女意。乃召媒媼使如書中人訪之。久之。云得其姓氏。然此君近連丁內外艱。無更言婚事理。翁於是少止。荏苒歲餘。度服期已滿。再遣冰人通辭。則云渠往天津。覆舟中途死矣。而女病復劇。伏枕告翁曰。兒昔爲詩中人病。今爲詩中人死矣。身後必以是殉。庶因此一念因緣。或有相見期也。高翁哀而許之。是月主母亦哭女卒。續娶某氏。性悍戾。數相詬爭。翁間與婢語。主母疑之。值翁他出。遂鬻於北里中。今年餘矣。適爲故主忌辰。當時恩義不忍遽忘。故以瓣香敬祝。不圖客之見之也。因以所藏小影示客。師覩之不覺淚墜。強忍之。問新柳曰。冊中詩尙能記憶否。新柳曰。稿雖未見。而故主生時熟聞吟咏。今猶記數聯。若所謂因緣有相天難問。清淨無身業執胎。又採蓮曲云。休看妾貌似花紅。須識蓮心同妾苦。皆零詞斷句。其全篇

不復識矣。明日師大宴客。秦淮招新柳至。問之曰。若願脫風塵否。新柳固求之不得者。則應曰。願之。又召王生至。顧新柳曰。吾爲汝媒此郎君好否。新柳未答。又曰。此君雖寒士。然重厚有福。今尙未娶。汝從之。必不虛一生也。呼鵝母問身價。索三千。卽探懷出三千金支票。置案上。輿新柳去。就逆旅中爲王生合巵酒酣。師語二人曰。吾生平知己。乃不知不識中於閨閣得之。又誤之。今其人死矣。吾尙安歸乎。柳娘子能爲我知己盡力。吾不能報知己。今聊以報汝耳。遂起去。顧王生曰。彌月後訪我於靈隱寺。王生如期。偕新柳往。則已髡爲緇徒矣。

杏綰

武林有名妓曰杏綰。年十七。美姿容。善酬應。尤工爲酒錄事。笑談諧謔。一座風生。顧性絕矜尙。王公貴人。富商豪估。平時談詼狎弄。無所不可及。留髡送客。雖積金爲山。曾不少應。以是愛之者多。而曠之者殊鮮。鵝母或強迫之。輒以繩藥自誓。白下黃公子者。家世顯宦。少負才氣。佚蕩不羈。以貲郎來錢江。見杏綰而悅之。杏綰亦與親密。

至欲作夜度娘。則力持不可。迫促之則聲色俱變。公子殊不自已。日日往妝閣中笑言晏晏。冀以柔情動之。杏綰有所欲。公子輒及其未言而先進之。有所愛。輒及其未求而先奉之。如是者月餘。杏綰嘆曰。儂賤人也。不敢以賤質污公子。公子之用情如是。得毋人笑爲癡耶。公子曰。是何傷。吾自鍾愛。聊以此自致耳。杏綰感其意。始肯定情。公子遂有金屋藏嬌之意。閒向杏綰述之。杏綰微顰不語。再詰之。則左右顧而言他。一日有美少年來。從容瀟灑。眸子澄澄。照人冠貂冠。襲金鼠裘。翩然徑入。直入室中。握杏綰手端視審諦曰。果然名不虛傳。杏綰驟睹少年。詫爲生平未見。不覺神爲之移。相對久之。少年去後。問公子。則已先行矣。自是公子竟不復至。而美少年間一二日輒來。來必與杏綰長談。抵暮自去。杏綰爲之悵然。杏綰素懷擇人而事之志。以公子濃情。不忍固卻。要非本心。今見少年。則極力趨奉。惟恐不至。杏綰之於少年。猶公子之於杏綰也。久之。公子音信杳然。而少年亦不如前此之屢至。杏綰使人探之。莫知其所由來。少年來。杏綰問之。少年笑不答。惟絮絮作情語。杏綰因以解珮爲請。

少年陽不解者。更言之。少年忽顏色慘變曰。今生恐無此福分耳。來生可也。言已歎息不已。杏綃不禁淚下。少年出羅巾親爲拂拭。杏綃覺一縷幽香自袖中出。心魂蕩漾。幾不知所可。少年又撫慰乃去。杏綃舊有血症。至是浸劇。自冬徂春。少年竟不復至。杏綃之怨啼悲悵。更可知也。新正甫過。少年忽來。見杏綃病。知爲己起。乃慰之曰。吾前言戲耳。所慮障礙。今已設法解決矣。若能見從。願量珠以聘。我二人永遠不離。若此間之狐綏搗合。未免輕褻。非所以正始也。杏綃則大喜。病日有起色。花朝之夕。以綵輿相迎。入門則雕梁畫棟。儼然大家。而奴僕婢嫗。前後擁護者數十人。階前下輿。少年已徐步來迎。握手以入。至內室。則錦衾角枕。緻軟異常。案上陳設。壁間字畫。皆精麗無比。忽履聲橐橐自外來。視之則黃公子也。少年笑曰。吾撮合山至矣。公子何以酬我。杏綃大駭。公子則爲之赧然。趣左右亟爲易衣冠。少年立化爲少婦。流麗莊嚴。容光艷郁。不可逼視。至是杏綃乃知少年者。公子夫人王氏也。是夕公子爲言其詳。乃知夫人美而妬。其喬裝少年。本以偵公子。不圖爲杏綃所絀。意反爲動。公子

其不敢往。家居而病。杏綰不審夫人之權辭。亦爲相思所困。於是夫人亦悔失計。因更爲月老焉。

澹娟

澹娟。廣陵勾欄中翹楚也。媚眼流波。纖腰束素。冰肌玉骨。清絕罕倫。性落落耽翰墨。雖貴介王孫。停車見訪。苟虛有其表。輒加白眼。甚且以閉門羹待之。以故門前冷落。車馬漸稀。而姬自若也。所著有綠窗吟稿。皆清雅可誦。有惆悵詞八絕。藉以自悼。中一絕云。雁陣驚寒又暮秋。閒憑朱檻不勝愁。參橫月落霜華重。惆悵無聲掩畫樓。其寄情見志。有可知已。澹韻廬主人。年少而鍾於情者也。以事赴邗江。耳姬名。過訪焉。姬一見如舊識。遂留小譙。酒闌燈灺。緬訴衷曲。自恨不得遇文人才士而事之。因言願供捧研役。苟得委身有所。雖衣布茹素。亦甚樂也。生自慙寒素。不能以巨金脫籍。未敢猝許也。十日勾留。遂放歸權。姬芳情依戀。不忍言離。既別。猶通雁札云。

汪蟾輝

汪蟾輝。珠江才妓也。本南海良家女。秉性溫和。吐詞雋雅。幼時母授以書。輒能記誦。稍長。愛作小詩。頗有風致。及笄。誤嫁娼家。然已無可如何。惟時時背人飲泣而已。家貧。遂理姑倚門舊業。姑亦憐其俊慧。俗客造訪。概勿與通。遇文人詞客。始令接見。所居小樓三椽。牕明几淨。法帖奇書。雜陳於香奩鏡檻之旁。客至焚香煮茗。相對清談。不雜淫褻語。逢二三知己。或飛觴月下。或分韻花前。興亦不淺。與番禺徐生菊仙。性情最洽。幾於無日不至。常持葵扇乞詩。生戲題二絕云。不須蟬噪畫來工。已得常持素手中。好問小亭花影裏。撲來螢火一星紅。欲錫嘉名定合歡。暑消三伏勝裁紈。只愁約赴黃昏後。故障嬌容不許看。既而生父聞之。嚴加防範。欲尋舊好。不得其便。汪猶未之知也。以書招之不至。因緘詩以寄云。情書昨已倩鱗鴻。滿擬西牕話舊衷。不意近來踪跡闊。仍將離恨寄絲桐。記否當年月下時。雙携素手入簾遲。縱然未定三生約。合向春風憶舊知。半縷情絲表熱腸。更裁詩句問平康。倘無別院嬌姿戀。妾擬邀君共一觴。君如許。妾卜佳期。宜惜流光若馬馳。春去苦留留不住。及今猶有好花

枝生讀之。感念昔游。亦寄詩以謝云。初度相逢卿憶不。嫩涼天氣近中秋。憑欄共玩西樓月。殘夜疎簾半下鉤。醉月評花興一般。每逢佳日共追歡。憐余小病秋風裏。藥檢奇方手自丸。舟從鄰郡乍歸時。卽寄魚箋報我知。無限離情渾未訴。先持葵扇乞新詩。裁將佳句訴情濃。更翦香雲密寄儂。良會漸稀無別故。祇緣生性近疎慵。及秋生赴試羊城。竟寓其家。纏綿甚摯。生出重金贈其姑。迎置別墅。以爲阿嬌金屋之藏。逾年生一子。遂告於父迎歸。正小星位。伉儷閒倡和極相得云。

雲娘

雲娘。廣州人。意態嫺雅。容貌娟秀。工歌曲。頗識字。能作小詩。翩翩有致。珠江船舫中之傑出者也。西冷太瘦生。偶游嶺表。訪美河干。一夕於羣芳雜侍中見之。亭亭小立。皎然如玉樹臨風。瓊林照月。與之接談。語尤絕俗。見扇頭詩。喃喃微誦。問卿能此否。掩口微笑。由是目成心許。意拳拳也。臨行索送別詩。生即席成三絕云。嶺海饑驅秋復春。青衫憔悴老風塵。生平畢竟嗜知己。第一珠簾半捲人。好花過眼盡雲煙。惆悵

今宵又別筵。蠟炬未殘更向盡。筆花和淚記良緣。話到分離聲暗吞。一腔愁緒一燈昏。生憎鸚鵡偷傳語。漏洩春光不敢言。姬有婢每於鴛母前。播弄唇舌。故末句云爾雲娘朗吟數四。意亦良會。時更籌三報。姬勸生勿歸署。憑肩小語曰。蒙君知愛。雖一面緣。尙爾前定。豈往還數日。而三生石上。獨無前緣在耶。請君留此。妾將以和詩爲媒。裁箋拭硯。信筆吟成。亦和三絕云。狼籍煙花十七春。不堪回首墮紅塵。郎真愛我還知我。青眼從今有幾人。劇憐故土盡烽烟。且屏清愁醉綺筵。妾是解人勤慰藉。三生石上一宵緣。隔溪桃李總無因。脉脉相思淚欲吞。儂不逢辰郎不遇。一般蕭瑟坐黃昏。

黃連聖母

天津土娼某。日與混混（津人呼土棍之稱）爲緣。拳匪頭目張德成。曠之。其同黨皆竊西遊記封神傳之名號。奇形詭製。焜耀於道。娼豔之。欲謀一至尊之稱。乃號黃連聖母。直督裕祿聞。以己之大轎。迎娼入署。降階匍匐。禮之如神仙。軍械糧餉。惟命後。

聯軍破津城。得黃連聖母。令其怪裝如平時。而載之入英倫。徧衍各國之都市。今不知所終。

陳玉卿

陳玉卿校書。廣陵人。本良家女。性敏慧。能詩工弈。父母俱歿。依其族叔某。叔無賴也。利其姿色。以計鬻勾蘭中。乙亥夏。隨假母轉徙至滬上。滬上爲煙花巨藪。姊妹行俱以塗脂障袖爲工。玉卿芝蘭自芳。不屑與小草爲伍。以故未知名於時。縷馨僊史本海上知名士。一見傾倒。賦詩揄揚。名遂大噪。一時王孫公子。走馬章臺者。無不以得入迷香洞。題詩照春屏爲榮。玉卿對客。雖酬應圓適。而傾心絕少。獨於浙西陸吉仙及縷馨仙史二人。向慕流連。繾綣倍至。吉仙嘗贈詩作纏頭資。玉卿步韻和曰。愁眉深銷怨芳時。佳句飛來比色絲。從此春江花月夜。新歌不唱唱新詩。又疊韻贈縷馨仙史云。畫樓寂寂鑲芳時。煩惱多於十丈絲。只有鸚哥能解事。口啣紅豆記新詩。頗清婉可誦也。玉卿居小東門外。湫隘囂塵。不堪駐足。有某君者戲曰。鳳凰亦棲於枳

棘耶。則應之曰。鳳凰何敢當。妾此生有似鸚鵡。困於樊籠耳。其聰穎類如此。

柳亭亭

洪楊亂後。曾滌生建節金陵。卽復秦淮舊觀。於是釣魚巷中。稍稍有一二名妓矣。後十年。乃大盛。而柳亭亭者。吳閩人。父亦名諸生。亭亭少受庭訓。填詞書畫。皆能得古人遺法。父卒。家貧。不堪後母之虐。而後母之弟。尤陰賊險狠。乃以術鬻亭亭於曲院中。時亭亭年十四耳。旣至。大哭。而搗母百端。詭誘。繼以鞭撻。不得已。遂操夜度之業。然擇人苛。一時聲價冠乎秦淮。非盛名之士。欲求其拇戰。尙不能得。至一詩一畫。則直貴如拱璧矣。亭亭美麗天然。髮黑如漆。初無釵珥之屬。但綴明珠於髻端。光色照眼。愈增其髮之美。口輔旣佳。一笑倩然。金陵遊客。恆謂亭亭輔頰。不宜輕着風日。經風戰而炙日銷也。有姜瓖者。字元玉。宣城人。父淑善。以知州需次南都。瓖年十八。從宦於甯。善庭訓至嚴。不聽遊冶。瓖風儀旣美。而文章亦瓖麗。恰如其名。同舍李碧泉。蕩子也。父官溧陽。知縣。以贓罷。然頗擁厚資。以瓖幼。願將誘致於河廳。爲亭亭介紹。

俾亭亭顛倒其人。然後告諸淑善。斷其情慄。以窘亭亭。時爲上已。李邀瓊出遊。淑善方奉牒赴旁縣。瓊初不行。李再三強之。始出。相將至亭亭家。亭亭是日。與一貴客忤。嚴關令不通客。李素黠。卽大聲告侍者曰。宣城姜瓊。懷誠求見柳先生。果先生宗尙風雅者。或賜顏色。否則吾但以虛名目之。無敢通謁矣。瓊力止之。已無及。柳聞言大駭。卽請相見。見生斌媚。已色授而魂與。卽留茗。並留李生。然瓊初履柔鄉。固心斃亭亭之美。特矢口不知爲詞。女曰。適間在庭際宣言。卽爲姜君耶。姜面赤。久乃報曰。是非小生之意。同社李君。實爲小生介紹。柳目李。且目姜。然心悅其愿而不欺。卽曰。適李君以風雅奉推。度必績學之士。兒有倚扇小影。乞姜君一吐珠玉。語後。侍兒果出小影。寫亭亭在畫蘭風柳之中。瑤軒曲檻。筆墨大類十洲。署爲天台山人手製。姜覩覘不肯落筆。李敦促之。姜乃草草書數語云。芙蓉夾幕生春陰。篆紋微裊雲屏深。香桃瓊骨風中立。斜陽倚扇愁沈沈。陌頭燕影垂楊綠。一縷柔情上湘竹。相思莫畫敬亭雲。好繡鴛鴦三十六。女得詩大喜曰。今晨上已。是問齏買及詩社名流。咸以簡招。

致兒厭薄浮囂。敬謝不往。家庭非劣。能否小飲。是間兒願以洞簫侑觴。李曰。洞簫淒清。不如琵琶。女曰。善飲次。女時時問瓌家世。瓌蹇澀不能作妄語。因述庭訓之嚴。適老父奉牒赴旁縣勾當公事。已爲李君招邀而來。而柳益悅其不欺。酒半。出琵琶彈之。指端如風雨驟至。琮琤滿耳。已而轉軸爲昭君出塞之音。淒惋怨慕。聞者酸梗。生把酒凝視亭亭。至不能飲。女抽撥插絃。問生曰。酒冷矣。生始愕然曰。聆音忘倦。意不屬酒也。君天上仙人。疑非人間所產。女微哂曰。來自天上。適落溷中。亦不爲福。生愕然曰。君具絕世風姿。一時宗仰。乃如鸞鳳。何名溷中。女愀然曰。姜君忠謹。不審風塵中事。彼逐逐者。咸慕色而來。設兒一旦不幸。僵臥床簀。則碌碌如登徒者。將戢足息影。不復相近。今日即尊禮如天仙者。轉眼卽爲鬼魅。兒亦何取此佞哀而詐泣者。生終不解。卽曰。古人不云駿骨千金乎。奈何以禍福自易其操。女太息。而李生匿笑不止。既罷酒。女訂後期。生曰。老親課嚴。苟得抽身。卽當奉候。女以自書一扇爲贈。書學褚河南。娟秀動人。生寶藏而歸。是夜顛頓不復成寐。知一身爲承祧主鬯之人。不能

娶妓自斬其祀。又老父方嚴。決不能許。顧亭亭眷已如是。寧能無情。思極無可自解。但有忍俊而已。時淑善已歸。制軍嘉其能。署爲文案。每日晨入夜歸。而亭亭時以箋至。生背人作答。殊不敢往。一日忽得亭亭書。以徑尺之紙。作數語曰。病深。請相見。遲無及矣。字不能卒署。以侍者付生。生大駭。奔集其家。女蓋誤服峻劑。喘息不能自勝。見生含淚而笑。久乃言曰。姜郎果欲市駿骨矣。生失聲哭。堅執其手。索方觀之。曰。誤矣。家君素精歧黃。吾亦微解。病不應服升散之劑。因爲署方。女泣曰。郎意如是。卽爲郎死。甘也。生卽爲煎藥。坐而俟飲。時女病同院。咸以爲疫。患沾染。無一前者。生乘其父入署。卽至。抵暮過歸。爲女扶提。抑掩相處。如小耦。積十日病愈。女請留宿。生曰。情慳相感。寧區區在筭。籠之間。吾不言乎。老父方嚴。決不吾許。若兩心相印。留待後期可也。女曰。經此患難。人情歷歷已見。吾決不操夜度之業。今年二十有一。長郎三歲。妾媵誠甘。典鬻釵環。數在二萬金以外。當就青溪之畔。賃屋以居。部署茗碗琴床。爲郎別業。請永矢此身。不復他屬。郎以何時見取。卽咄嗟而至。生感荷無言。親吻而別。

以上蹤跡。李生歷歷知之。生忠篤不欺。一一拾以告李。李妬念既萌。惡心遂起。遂至節署。面淑善曰。先生長日簿書。亦知長君爲流娼所誘致乎。淑善愕然曰。鄙人雖疏於家範。然未嘗少縱。子使之浪遊。且所謂流娼者何人。李曰。卽柳亭亭耳。淑善大驚曰。嘗至公子齋中。有長箋細書。臨褚河南真跡。下署柳亭亭者是乎。曰然。曰又有便面一方。上作巖半千山水。亦曰亭亭。究一人耶。兩人耶。曰亭亭亦工於畫。淑善歎曰。風塵中乃有此雋品。奈何。曠及吾子。勞君忠告。吾當禁之。李生旣退。淑善曰。是必此人誘致吾子。中道復萌妬心耳。凡人義方之訓。往往不善於控馭。必以強力拂逆。其愛子之性以爲賢。至於相思瘦損。戕其生命。爲悔晚矣。今亭亭旣悅吾子。當爲成之。凡妓女不育。皆經脈亂耳。吾精於婦科。治之當得子。亭亭甘居妾媵者。聽之不則。古人以妓爲偶。亦夥。不惟吾子也。策定。乃徑至亭亭家。自表爲姜瓖之父。亭亭驚悸。不敢面。淑善曰。告亭亭。吾非噓人者。此來爲吾子定婚約耳。亭亭奔出。跣于膝前。曰。兒非公子處。方見救。危病且死。故冒死以身事之。不圖大人滂義擴仁。采及葑菲。亭

亭願在公子婢媼之列。終其天年。不敢言匹也。淑善笑曰。女郎勿爾。吾來即所以救吾子。不令其相思死耳。爾今且移家。吾當成婚禮于句容。句容之縣官。爲吾親串。在彼成禮。當不駭物聽。此間耳目多。轉以生謗。非吾志也。女泥首謝。翁曰。吾不告元玉。汝自見之。備述吾隱。則父子之情當愈親。女但荷荷。不能致辭。翁是夜遂不歸。女以輿至瓌家。瓌見女至。齒震震作聲曰。殆矣。日落。吾翁卽歸。汝奈何犯百死而來。女笑曰。此來。翁所命也。因備述翁意。生如作幻夢。不之信。於是進抱亭亭。自頂及足。摩撫殆徧。又出觀天宇。內視家具。引鏡自照曰。是決非夢矣。嗟夫。吾翁真如天之覆。如地之載矣。女曰。然。吾翁之德。無可比例。亦宜擬之於天地耳。明日。翁歸。視瓌而笑。瓌伏地不敢仰視。翁曰。吾旣不能以正心誠意之學勗爾。願吾獨子。防力違爾性。致中道夭戕。亭亭亦萬品。闈秀中恐無其匹。吾一生爲善。不患無孫。今將成禮於句容。汝告亭亭。自諷吉日可也。生涕不可仰。如期禮成。夫婦諧美。竟生三子。

萬人迷

京諺有曰。六部三司官。大榮小那端老四。九城五名妓。雙鳳二姐萬人迷。榮爲榮銓。那那桐。端端方也。雙鳳。大金鳳。小金鳳。二姐未詳。萬人迷本名不知云何。初爲某副都統婢。與僕私通。事覺。某都統并逐之。萬人迷語僕。汝儂當自審所處。坐食當僵死矣。又云。聞南城勾欄有百順班者。其掌班甚良善。某將往依之。語畢。卽驅車自投。繫身於百順。得價四百金。以百金與僕曰。以此爲決。以三百金飾粧閣。購衾枕。陳設華麗。數日。萬人迷名大噪。武威張天石云。吾來京。猶及見萬人迷。貌亦平平耳。獨其英采煥發。精神肆應。見者眼熱。暱者心醉。不知所以然也。海某。內務府郎中。以暱萬人迷。故傾其家。會歲終。索逋者麇集。海遁之百順班。萬人迷詢知其故。謂海曰。吾前言以身事君。君見容否。如諾我。今日卽返君宅。債事當爲君了之。海大喜。萬卽代海出千金交鴝。返宅。出金料量債事畢。以其餘購田宅。數年。富倍曩昔云。

蘇媛媛

蘇媛媛。父浦東人。生三女。媛媛其長也。恣睢放浪。操淫業於上海鼎豐里。尋遷於壽

康弄。好曬細人優伶。盡得市井暴厲跳盪不羈之習。每赴客召。昂頭大步。目無餘人。故狎客及北里姊妹。皆以老英雄呼之。

謝珊瑚

清季南妓北來者。自賽金花外。繼以林桂生謝珊瑚及珊瑚之妹四寶。珊瑚善歌。與貝子載振暱。一日招至東城餘園侑酒。備極蝶裝。御史張元奇專摺參之。謂其爲珊瑚傳粉調脂。失大臣體。摺上。慶王奔動爲掩飾耳目計。下令盡封閉南城妓館。遂蘇妓南旋。一時鶯鶯燕燕。紛紛逃匿。亦小劫也。

蘇寶寶

蘇寶寶者。媛媛之妹也。幼時恣睢放浪。倜儻不羈。及長與無賴少年伍。凡達官巨商。臃腫滿。或拳髭如蝟。聲如牛吼者。縱揮巨金。不與之交。一語嘗告姊妹行。謂頃來狎客。亦太不自量。不自省面目何狀。卽欲向美人作種種醜態。誠天下之恨事也。客微聞之。均自斲形穢而去。未幾生涯日趨冷淡。而寶寶落落如故。會海上老妓梁溪。

李寓歸自都門。素契寶寶。謂是兒必終能貴顯。惜非其地。商諸寶寶及其母。攜之北上。會有浙人黃三者。充役於某洋行。能結交權貴。奔走邸府。遂以寶寶介紹於慶。搜二爺。并私語寶寶。此貴人。汝能籠絡之。富貴且立致。寶寶欣然曰。今而後遂吾初志矣。遂曲致其流目倩笑之技。搜二爺大喜。及夕定情。翌日即令黃於原價一千二百金外。另加千金。由梁溪攜之登車。載往蘇州。胡同黃三宅內暫住。事爲燕報揭載。哄動一時。某二爺懼。商諸黃三及寶寶。爲暫避耳目計。移寓天津裕中旅館。寶寶以電告其母若姊。謂貴人遇我良厚。車馬衣服。玩好珍飾。靡不如志。曩者母姊謂我不成器。今何如矣。又言思親甚切。請以三月間來津。此間樂。可共富貴云。醜聲載道。老慶嚴責數次。不准入邸。搜力辯。係外間謠傳。左右亦爲之掩飾。慶曰。此刻我不管。倘有什麼參案發現。我再與你計較。搜大懼。初匿該妓於西河沿客棧。後又匿於城北某宅。均爲各報揭載。搜恐蹈乃兄振大爺之覆轍。連累乃父。致演家庭惡劇。只得割愛。暫避風潮。商之劉十代。爲割策。劉爲樂亭著名富戶。與搜爲嫖友。因允將蘇妓寄劉。

宅暫住。劉命其姪某迎蘇妓於北城某宅。乘京奉快車赴樂亭。搜送之登車。蘇妓盈盈含淚。搜亦泣下濡襟。何其哀感至於斯也。

傅彩雲

傅彩雲者。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上。豔名噪一時。某學士銜恤歸。一見悅之。以重金置爲窻室。攜至都下。寵以專房。會學士持節使英。萬里鯨天。鴛鴦並載。既至英。六珈象服。儼然敵體。英故女主。年垂八十。雄長歐洲。尊無與並。彩出入椒風。獨與抗禮。嘗偕英皇並坐照像。時論奇之。學士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姦生一女。學士逐福留彩。寢與疏隔。俄而文園消渴。竟天天。彩故與他僕私。至是遂爲夫婦。居無何。私蓄略盡。所歡亦殂。仍返滬爲竇笑計。改名曰賽金花。蘇人公檄逐之。轉至津門。雖年逾三十。而艷名不減疇昔。先是學士未第時。爲人司書記。居煙臺。與妓愛珠有鬻臂盟。比再至。已魁天下。遽與珠絕。珠冤痛累月。竟不知所終。學士死後。若敖鬼餒。燕子樓空。得非霍小玉冥報李十郎乎。樊樊山有彩雲曲。記其事曰。姑蘇男子多。

美人姑蘇女子如瓊英。水上桃花知性格。湖中秋藕比聰明。自從西子湖船往。女貞
盡化垂楊樹。可憐宰相尙吳縣。何論紅紅兼素素。山塘女伴訪春申。名字偷來五色
雲。樓上玉人吹玉管。渡頭桃葉倚桃根。約略鴉鬟十三四。未遣金刀破瓜字。歌舞常
先菊部頭。釵梳早入妝樓記。北門學士素衣人。蹀躞毬場訪玉真。直爲麗華輕故劍。
況兼蘇小是鄉親。海棠聘後寒梅喜。待年居外明詩禮。兩見瀧岡墓草青。鴛鴦絃上
春風起。畫鷁東乘海上潮。鳳城裏並吹簫。安排銀鹿娛遲暮。打疊金貂護早朝。深
宮欲得皇華使。才地容齋最清異。夢入天驕帳殿遊。閔氏含笑聽和議。博望仙槎萬
里通。霓旌難得彩鸞同。詞賦環球知繡虎。釵鈿橫海照驚鴻。女君維亞喬松壽。夫人
城闕花如繡。河上蛟龍盡外孫。房中鸚鵡稱天后。使節西來婁奉春。錦車馮嫫亦傾
城。冕旒七義瞻繁露。槃敦雙龍贈寶星。雙成解得西王意。出入椒庭整環佩。妃主青
禽時往來。初三下九同游戲。妝束潛隨夷俗更。語言總愛吳娃媚。侍食偏能饜海鮮。
報書亦解繡英字。鳳紙宣來鏡殿寒。玻璃取影御林寬。誰知坤媪山河貌。留與楊枝

一例看。三年海外雙飛俊。還朝未幾相如病。香息常教韓壽聞。花頭每與秦宮並。春光漏洩柳條輕。郎主空嗔梁玉清。祇許大夫驅便了。不教琴客別宣城。從此羅帷怨離索。雲藍小袖知誰託。紅闌何日放金雞。玉貌一春鎖銅雀。雲雨巫山枉見猜。楚襄無意近陽臺。擁衾總怨金龜墮。連臂猶歌赤鳳來。玉棺畫下新宮啓。轉盼王郎長已矣。春風肯墜綠珠樓。香徑還思苧蘿水。一點奴星照玉臺。樵青婉變漁僮美。穗帷尙挂鬱金堂。飛去玳梁雙燕子。那知薄命不猶人。御叔子南後先死。蓬巷難栽北里花。明珠忍換長安米。身是輕雲再出山。瓊枝又落平康里。綺羅叢裏脫青衣。翡翠巢邊夢朱邸。章臺依舊柳搖搖。琴操禪心未許參。杏子衫痕學宮樣。枇杷門勝換冰銜。吁嗟乎情天從古多緣業。舊事烟臺那可說。微時菅蒯得恩憐。貴後萱芳都棄擲。怨曲爭傳紫玉釵。春游未遇黃衫客。君既負人人負君。散灰扃戶知何益。歌曲休歌金縷衣。買花休買馬塍枝。彩雲易散玻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詩。

賽金花

平等閣主人咏賽金花詩云。售意輸情本慣家。聯歡畢竟賴如花。銀驄擁出宜鸞殿。爭認娉婷賽二爺。賽於庚辛之際。時作男子裝束。騎怒馬出入各處。此詩字字皆紀實也。旋因事構訟。遞解回安徽原籍。於是始知其爲安徽產。居恆鬱鬱不得意。嫁一滬甯鐵路車站之賣票人。俛仰身世。亦可傷已。

三鳳

京妓有名三鳳者。本宦家女。父故家中落。遂輾轉爲妓。煙行媚視。綽約可人。又工於譚吐。客與之識者。靡不爲之傾倒。以是芳名大噪。門前車馬。停駐常滿。顧性極風騷。於客無所抉擇。苟以金錢至者。皆可如其意而去。京師坊間舊例。凡遇令節。必張盛筵。徧餉與有密切關係之客。名之曰會靴子。某節鳳循例舉行。面首至者五十餘人。其淫濫可想。有司警務之某邸。尤與鳳狎愛之綦切。因慮招物議。不便時臨鳳所。乃以侑酒爲名。常呼之至萬義飯莊。藉圖幽會。萬義設於東華門外二條胡同。爲某國銀行買辦李姓所開。本備有特別室。專爲男女待合之所者也。後某邸欲納爲外妾。

商於鳳之假母。鳳知其愛好不專。恐久且見捐。與假母謀。百方要挾。使不得成議。未幾。卒歸於滿員濟某。脫籍之費。計七萬金。云。濟官內務府郎中。屢當要差。積資近百萬。喜漁色。本有外妾四。今並鳳而五矣。鳳嫁後。始知其詳。極爲懊喪。謂當時不如嫁某邸。猶不失爲親王妾也。

李蘋香

蘋香本姓黃氏。松江之鄉人。或曰皖人。而居於松江者。蓋莫可考矣。幼讀書。能詩善書畫。長適劉氏。有所謂潘郎者。與之私焉。蘋香遂屬意於潘。商於其母。劃策成稟。諸翁姑。誣稱侍母進香。天竺暗挈潘去。至杭市一棹。實以木石瓦礫。寄某寺中。其母馳書告劉氏。謂蘋香暴病死。劉遣人來。迎其櫬以歸。葬之。加封樹焉。蘋香遂與潘訂永好。奉其母寓於杭。潘故無賴子。無可覓食。三人遂展轉流寓於蘇。時京伶何家聲在蘇。知其通翰墨。爲之揄揚於儕輩。紛紛出素箋索書。而酬以潤。既而至滬。無所得食。而蘋香於是妓矣。初隸么二。自署名曰李金蓮。狎客有知其能詩者。遂出以語人。名

大噪。不數月。遷長。三易名。李蘋香。名士之流。莫不爭趨之。大人先生亦每加青眼焉。某封翁。頗眷好之。而封翁之子若孫。均與訂交。其孫情好尤篤。事爲宅眷所聞。召之至公館。罰令長跪。嚴加訶斥。蘋香大狼狽。既出。語人曰。吾妓者耳。顧我者皆客。彼自陷於聚斂而責我。我豈能於客之來者。均索觀三代履歷而後延之耶。一時傳爲笑柄云。所謂潘郎者。至是久已被文繡。鬻膏梁。而曳尾於泥塗中矣。會有客擬納蘋香。潘聞而大懼。以爲此一株搖錢樹。苟失去。則一生喫著將誰賴。乃購以暖味事。與訟。或冒爲蘋香父。或冒爲蘋香舅。瑣碎猥褻。曉曉公堂。官乃判蘋香不得復爲娼。蘋香既出走寧波。年餘。又返滬。變姓名爲謝文漪。閉門謝客。以書畫自給。遇人談少年事。淚輒涔涔下。其晚節蓋重可悲也。

林黛玉

林黛玉本松江產。初就松江作倚門笑。無藉藉名。旋赴津。隸南妓張家娘班。同輩有花春林小金珍等。皆一時之彥。黛玉與之處。相形見拙。過問者稀。於是多所遷就。客

有盼之者。輒不敢拒。未幾。中奇毒。廣瘡遍體。膿血淋漓。無復人狀。既痊。猶爲姊妹行。齒冷無已。附海晏輪船南渡。念滬上爲繁華薈。非豪奢不足以動人。於是廣募外債。盛置衣飾。輪奐其居室。享用過於王侯。於是其名乃大噪。廣瘡初瘥。頰上疤痕儼然。乃故施濃脂以掩之。眉毛脫落。乃以柳炭濃畫之。以泯其跡。晚近上海倡之。盛飾濃粧者。自黛玉始。時有黃某者。父本以販絲起家。至黃某乃改而營紗業。既擁巨產。復廣交遊。夤緣得寄前任粵督某尙書膝下爲義子。一時市儈之流。莫不欽羨而趨附之。黃某亦顧盼自豪。以林黛玉負一時盛名也。時臨存之。黛玉初不過視之與諸狎客等耳。及負債纍纍。不可終日。環顧諸狎客。惟黃獨豪。乃竊竊然喜曰。此我之浴盆也。假以詞色。故爲傾倒。乘間請委身焉。黃大喜。舉其積債而納之。顧黃雖實業家。而究出身執紼。揮霍之豪。不可言喻。既擁。有黛玉。奢靡益甚。黃父聞之。忿甚。商於警察長。將捕治之。且將及黛玉。警察長與黃交厚。故洩其事於黃。乃出黛玉而歸。黛玉既出。脫然無復債累。竊喜其計之得行也。曰。吾將以此爲長法矣。於是奢豪恣縱。靡所

不爲。尤喜與伶人狎。旣又以負累過重。將行前法。會有南匯令汪某。以事過滬。耳黛玉名。訪之。黛玉竊自計曰。此奇貨可居也。一醉留髻。與訂白首。汪惑之。代償其逋負。載之以去。而其所狎之伶人亦隨之行。旣抵南匯。出入衙齋。恣無忌憚。汪不勝其擾。乃遣黛玉去。黛玉稅屋以居。與伶人共起臥。而苦資斧不繼。旣而機心忽生。大書特書。而榜其門曰。南匯縣正堂汪公館。已則乘二人肩輿。招搖過市。輿燈署銜。亦曰南匯縣正堂。汪令聞之。悲甚。而無如之何。不得已。轉使人爲之關說。賂以巨金。使黛玉返滬。不數年。歸南潯邱氏。未幾。不安於室。下堂求去。邱故富人。任其挾所有衣飾以行。方竊幸擁此多金。喫著不盡也。詎爲胥僕者所乘。夜入其室。罄所有以去。及旦。黛玉始驚。悉夜來事。懊喪欲死。奔赴於姊妹行。披髮流涕。跣足躡踵。無復人狀。時有楊妃楊者。搗而猾者也。瞰黛玉窘狀。乃大喜曰。此可藉爲錢樹子也。因勸之赴津門。而任覆翼之責。黛玉此時。已空無所有。張皇失措。聆此言。亦無所可否。轉念捨此之外。更無他策。且昔年在津。爲姊妹行所不齒。此去重張豔幟。或可一湔前恥也。遂毅然

從之。及抵津。而拳匪之禍作。欲南歸。爲楊妃榻所抑阻。禍亟。始有譚姓者。挈之返滬。而徐娘老矣。好事者爲撰被難日記云。

陸蘭芬

陸蘭芬與林黛玉並稱。然黛玉性囂張。蘭芬性靜穆。黛玉喜穠郁。蘭芬喜雅淡。故名士多趨之。蘭芬故蘇州趙氏女。天然嫵媚。秀色可餐。洋買曾攝其影。寄歸本國。稱爲支那美婦人。一時艷名傾動中外。壽誕日。六品以上官員。皆衣冠入堂。叩拜爲禮。可謂盛矣。旋居得鄰里。杜門謝客。與王某同棲止。以終其身云。

金小寶

金小寶來自七里山塘。蓋燈船妓也。與林黛玉陸蘭芬張書玉並稱四大金剛。而小寶最稚。憨態可掬。時人許爲雋品。所居曰天香閣。能作墨蘭。狎客所持素箋。多出其手。後適馬氏。未幾。下堂去。已而赴蘇。云將入學堂讀書。旋復來滬。居逢吉里對門。有學生沈某。將出洋留學。而苦於資斧不足。小寶慨然分纏頭三百金以贈之。一時有

俠妓之稱云。

翁梅倩

翁梅倩矮而肥。腰圓背厚。面短而闊。膚色焦黃。頸縮肩聳。貌甚不揚。而以能歌稱於時。前繁華報曾戲以北里諸姬擬水滸傳中一人。所擬者雖未必皆洽。而擬翁梅倩爲豹子頭林冲。則見者無不絕倒。蓋非妙在林冲。而妙在豹子頭也。審是。則翁梅倩之尊範可想矣。時有應桂馨者。浙江鄞縣人。父文生。爲上海石匠包工頭。因此致富。桂馨性喜揮霍。好結納。耗去家資十餘萬。見翁大悅之。納爲筵室。豈眞嗜好與俗殊酸鹹者耶。或曰。彼石匠之子。非悅之也。將世其業。取翁梅倩去。將以爲翁仲之型模也。是則近之矣。亡何應以事涉訟。翁乘間逸出。仍理舊業。會寓滬西人賽馬。北里積習。遇賽馬日。必乘車往觀。衣飾服御。窮極奢侈。翁初出窘甚。適有販珠寶者許某。至翁向購珠花爲飾。值近千金。僞稱三四日即償其值。意將假以壯此數日觀瞻。而後璧還之也。許窺知其意。僅越二日。卽往索值。且急。翁無以應。許乃偕偵探者至。將窘

之翁。猝然謂偵探曰。我於渠有肌膚親。渠故持此作纏頭費者。而索值也耶。偵探乃轉怒許。許無可辯。翁遂從此擁有之矣。會客有購彩票者。贈以一紙。既揭曉。中大彩。獲數千金。自是姊妹行皆豔羨之。謂翁梅倩之後福。正未艾也。詎有盜夜入其室。盡掩所有以去。非獨數千金盡失。卽所詐得之珠花。亦不翼而飛矣。翁大窘。氣餒盡。殺年漸長。貌益寢。乃由娼入優。往來於沽津長江一帶。演髦兒戲以自給。

清代聲色志卷下終